

馬華文學

5

2011年12月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主 编 / 陈政欣

副主编 / 李忆蓀 潘碧华 吕育陶

编 委 /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孙彦庄 方 肯

协 调 / 方 肯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1年12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学

2011年12月·第5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 03 也说“马华文学的原乡与他乡” / 黄锦树
04 微格局胡写 / 杨嘉仁
05 像我这样的一个八字辈 / 李宣春

小说

- 06 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死亡证书 / 洪泉
14 火龙 / 杨嘉仁

散文

- 24 散散步 / 李宣春
29 中秋雅集 / 守霞
30 情节 / 黑色
32 做自己的圣诞老人 / 郑宜欣
34 记忆里的一碗白 / 黄子扬

诗

- 36 当愤怒五十岁 / 周若鹏
37 寂寞回首 / 陈伟哲
37 越墙而过 / 刘育龙
38 刮痧 - 痣 - 幻化
注脚 - 错过 / 朱诗佳

文学评论

- 39 温任平早期散文观窥探 / 谢川成
50 国内文坛消息
57 国外艺文佳音
58 出版消息
62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主编的话

编委们一直都在思考，《马华文学》的读者群在那里？是些怎样的读者？品味又如何？在网络上建构文学，是个崭新的尝试，在这过程中，读者的位置一直都是我们思考的首项：读者在那里，文学就应该在那里。文学在哪里了，读者就会到那里。

于是，尝试以字辈的分层法，试图为网络的马华文学寻找读者和作者群。从4字辈开始，一列排开去的5、6、7、8、9字辈里，就不难看到，网络上的文学的作者与读者群都是8、9字辈的后来者，而且随着科技资讯的发展与演进，会是网络马华文学时代的主流。0字辈和1字辈以后的文学写作和阅读习惯与方式，将会为印刷阅读和数码阅读作出终极的抉择。考虑到这一点，《马华文学》的编委会会在2012年首作出恰当的调整，希望作协在引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未来走向时，是走在一条宽阔的大道上。

第5期在编版美工上有了修整与改进。这样的调整，应该是每隔一段时间后，编委会应当有的自我蜕变与创新的意识，而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所有的修整，希望大家能喜欢。

主题小说是洪泉先生的《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死亡证书》，是长篇小说的开首章，下文还会连续面世。洪泉的小说功力早已有目共睹。这次他尝试借助数码写作的方便，让一些颜色与繁简字型去诠释他的文字意象。这种尝试，就是种写作的创意。未来的数码写作里，音频、影视、动漫、绘画、插图等特效功能，肯定会是不可或缺的素材。期望写作者们都能有这种意识和容量。

文学评论方面，有谢川成先生的《温任平早期散文观窥探》。谢先生的严谨研讨风格，在文章里确有引领的韵味。主题诗与主题散文，都有作者各自的风姿与异色。周若鹏的“还是一样的淫雨”与李宣春的“Giant(巨人)”，确实是营建了各自的文字意象，可喜。

增添了三个不同字辈的人撰写的专栏，三个时代人的三个方向的思维，三个心灵三个异样的探索，这样的设计，就是期待四方的回响。

总的说：《马华文学》在蜕化中成长着。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研究马华文学的人，普遍都觉得实在没什么题目可谈。原因很简单，该谈的重要问题都谈得差不多了，也没人开发出什么新议题。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更该关心的是马华文学的持续生产，有没有带出新的可能性。而像“马华文学的原乡与他乡”这种老掉牙的题目（大陆学者也出版了不止一本书谈它），如果不是朋友邀我一谈，实在是懒得谈。

梁文道的谈法（包括引德勒兹的小文学论）或许是引我七年前的一篇小论文的看法（〈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2004年11月，《香港文学》239期）。那看法也不算是我个人的看法，包括张锦忠、高嘉谦及许许多多其他人（包括美国汉学界），均曾援引德勒兹少数文学论谈马华文学，可说相关论点多年来已是学界的共识。换言之，在学术上那基本上已不是问题，觉得那是问题才是问题（除非你有能力把它重新问题化）。从它被那样的谈论可以看出马华文坛的问题，希望那只是特定世代的问题。

响应梁文道而再度把我拖下水的马华文坛著名的“无理斗士”陈雪风二十多年前就把我当论敌，彼时我就深感“鸡同鸭讲”之苦。梁文道这次也算领教到了大马华人最纯

粹的本地风光——陈的理是一种“糊”，怎么也搅不清。而陈其实是马华革命文学论最可悲的守护者之一。遇到这样的文字，除了叹息（或“赞美”）之外，你还能说什么？

“受台湾栽培训练成长得道的学人，为什么都有共同的欲望，要看到马华文学能改弦易辙，与台湾一唱一和，弃中国去中华文化，建立另一个“少数文学”的汉文之学？”（星洲日报 / 言路2011年9月26日）

也说“马华文学的原乡与他乡”

道理很简单（我们写过很多文章讨论）：马华文学的处境一直十分艰难，一则受困于国内相互对立的极端化的民族主义（马来民族主义与华人民族主义）；再则需面对中文世界的无情竞争。

前者让它陷入本土主义的紧箍咒（深怕不被认同，不敢给文学自由空间）；后者或者受到中原的排挤，或者受到中华文化的致命吸引力（力图回归主流，以致失去个性）。

这些都是老调重弹。

而像“原乡与他乡”这类老掉牙问题，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也应早已不是问题。马华文学原该不断辩证的超越它自身，不是吗？



参加了两年的新浪微小说大赛，志在练笔，也带好玩成分。开始的时候，当然有陈翠梅导演的煽动，说中国人都写得太差，而且张大春是评审。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推特或一个微博140字的游戏范围内把故事说完整呢？还是干脆不求完整，千方百计投机取巧，留个巨大想象空间，或者没有结局的结局给读者。又，如何铺陈情节？一瞬间变化太短，抓得到的顶多是片刻情绪，难以构成情节。投稿给黄俊麟的时候，他说对此要询问张大春，不知下文如何。

后来我想到的投机方法，是用诗的语言。诗意象的搬演，不也构成情节吗？例如，一边写女孩伤得很深，男孩却看着脚下深不见底的洞，虚实交错下，读者大概也难以追问细节——除了是魔鬼藏身之处，也是作者功力不足藏拙之处。大师如李永平等用诗的语言写小说，是无法企及之境界了。

“小说”之沉重，是在写“微小说”的时候才发现的，三言两语，竟构成对小说的藐视，什至是亵渎。读书不多，却感受良多。不过，深想一层，忘了“小说”是如何一开始就称“小”的，经典们不就是砖块般厚重吗？“微小”也不过是再“小”一点而已，那也不必大惊小怪。

后来，我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碍，把写微小说当成游戏，反正铺天盖地而来的其他参赛作品，也真难有深度或意境。玩一些文字游戏，和大家一样安排一个让人错愕的结局，写一两则爱情家庭伦理，算是符合国情。网民对小说的理解，或许是在网络上说故事那般简单，最重要是有个动听的故事，没人在意那深不可测的意境，因它没有尼斯湖水怪般神秘。

微格局 胡写

后来，我再把写微小说这件事简化，让它变得更轻。这是平民化的年代，有提供农民微型贷款的银行，大家都能得到微型贷款；大家都能写微小说，成为微小说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写到这里，第二届微小说大赛的参赛作品，已快要达到120万部。

最后我应该会觉悟的是，这参赛的行为可能没有意义的，在海量的作品里头，得奖沦为机率。该如何突围呢？引起注意的方法只有让读者们都转发，且是疯狂转发才行。后来我想，主办单位才是终极得奖人，他们不只骑劫了小说这回事，也为一种新格式立下和公司相关的名目，不外是商业操作。

还是有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说：你牛！这怎么写？简直就是文言文。



其实，也会偷偷焦虑的。怎么不会呢？看其他同辈得奖的得奖，出书的出书！就说长篇小说吧，写得成、书出得来，多么让人欣喜也叫人心慌。谁叫自己写得慢写得慢写得慢，写不好写不好就是写不好，所以活该焦虑在心底。

公平的是，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国家机器，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土壤）长大，经验雷同，至于内涵与气质的养成速度就不一样了。在马哈迪的时代下走过幼儿园、小学、一半中学，现在还在听老家伙神智不清的呢呢喃喃。我砂劳越这边比较让人难过，白毛不死，养个外籍新娘，一堆脓包缠着老头不死之身，大口大口吸收泱泱大地之精华，偏偏不见天降大火，斩恶锄奸。日子难过啊难过。我真的常常会问：这座孤岛，养得起一个文学家吗？假使半岛的孤岛少年东渡婆罗洲，大概也会想化身鲁宾逊投海逃亡吧？

我和写作同辈，说熟不见得全熟，偶有些难得交情，就认真以待。不只是谈写作，更常是谈生活与生命经历。私以为，单靠写作建立交情的所谓文友，关系总是薄弱的。然而，关系更密切的“写作朋友”，这种朋友还真是不能滥交。尤其是像我们八字辈前

半段的，最近都处在三十岁左右了，开始越来越容易搞出人命，非红即白。心脏不强一点，健康不好一点，还真是教人为难。而且那些写作写得特别好的，自古以来，命运曲折离奇的不说，死状坎坷的也不少。唉！

我自己这些年可真是给写作害惨了。中文系学士毕了业，好好的公务员铁饭碗不去讨，拐了个弯出国碰起了学术。现在还要硬着头皮研究马华文学。读起老师和学长姐们的论著，常常不自禁要刚出心脏来问一问，学术界这个

几亿光年外的星球，你跑来瞎搅和个屁！想落跑啊，跑到新几内亚山林里去，不要命不顾道义地钞票赚了一把再说，夜深人静时，找一堆草纸借枝笔来，异端邪说说不定就可以落落写出一大长篇。

其实，我已经没那么在乎马华文学的处境如何。这些日子，与其讨论马华文学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更希望和我辈讨论，这当下该怎么写可以写什么要如何继续写。我知道我慢，但我认真写的时候，都是在淬炼自己的。谁叫我是八字辈中目前还挂在线上的，作家，之一。

其实，我已经没那么在乎马华文学的处境如何。这些日子，与其讨论马华文学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更希望和我辈讨论，这当下该怎么写可以写什么要如何继续写。我知道我慢，但我认真写的时候，都是在淬炼自己的。谁叫我是八字辈中目前还挂在线上的，作家，之一。

像我这样的 一个八字辈

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 死亡证书

/ 洪泉

年青人，这是不是无奈，是不是在等待消失的事，是不是重演一次人生，将要发生的事，生活没有改变被挤压的困境，甚至要做困兽呀！退一步，回顾我的人生，还是有美好的自强的气息与我人生若即若离，未来要发生的事，轮回的过程另有新貌，已经发生了的还是换个位子由另一个心情承受，过去式的回头话。

九十九年应该说是现实身份吧，宫生是我前半生，迷糊的半生没有多少回忆，痴呆的记忆可想出多少？这都是后半生人们给予的叙述，是非也是荒唐事，或许想想应该是这样吧！这就是回忆吧！也可以找找情节连接起来，你们也许有人会相信，他们也许会相信真有其事；对你不满或有行动伺候你的话题，更有对付未来不会发生或者人们嘴里的子虚话题乌有影像，有一些人有先知的手段，这是我家族里某些为自己利益而有知识的人，他们会为自己的拥护者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可以说是逻辑，预告想像不到的后果，可以让人屈服，也可以采取激烈行动。

而我现在的身份又怎么说呢？那是我的后半生，宫生有感觉的后半生，现在说说，我有了一些记忆，也可以回忆一些东西，有一点逻辑和牵挂把某某种种想法和记忆拼贴



在一起，好像镜中的重叠影像，那么，这样说是以将来的说辞开讲，也不对嘛！镜子影像真实不具体，因为在我诉说时没办法把过去现在未来区分清楚，弄不清楚当它前世今生来世那种拼贴的胡言乱语，夏虫语冰，你们只好听听我说，年青人，你们不要写成如是我闻，未免佛家语了，看看自己的身份，怎么说呢？说说过去的我，写写当下的事态心情，奇思怪想谣言惑众寻根探源讲讲私密，你们也可以加上我死后的传言，这才是人生呀！

我是死而后生的人吗？过去的宫生和这么说的未来观想者，我是死而后生的人，我可以走马看花说一些过去的自己和臆想未来的面貌。

生活很不好，被逼着要说话，说出对生活不满的话，说了话更被压制，因为被压制不得不寻求权力，这过程在家族中只能委曲求全。

扭曲成拳。

可能是你我的一生写照。

我的过去生活沉重吗？

你们的将来背负的比我一生悲痛所没有的残酷现实。

可能你不会有这种苦果，因为你的家族圈子没有支系歧视。

你的手掌可以很响亮闯荡天下。

这是过去式也是未来的预言吗？我，老眼昏花，脑筋不灵，真的，我不清楚，我几时被归类在另一个档案，我没有理所当然的身份，这是几十年后才发现这种身份不利我的现实生活，我的红色身份，是谁给我的？

我能活到现在，怎样活了下来，成了这个话题的那个终点，这个终点或许不是结束的意思，而是开始，它不依据国家历史政治或社会学，这些东西在某个权威极端控制，它没有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是权术和某人的历史，某人利用团体，把人的现实生活囊括在属于自己有利的教条里，甚至笼罩了家族和生活，甚至社会生存和个体意志，我觉得自己窝囊，斗争由他人来做，我只是个还可以生存的彷徨者，随波逐流，随着时光生灭，让心灵的地域也被摧残，这是不是我一生的生活？我的命运？命运，我不相信这些虚晃的说法，可是我是从那颠簸年代的路径恍惚走来，这是不是虚拟的历史，虚拟的社会生活情节，虚拟的生死两界情义，水流和水声是两回事，怎么说也是虚虚实实，而这份死亡证书在我眼前乍现，我见过它了，两

个重叠的时间和影像，读到了内容吗？

~~读到了吗？他们的历史，历史里的他们，家族里的人从历史里走来，他们说他们有伟大的流长的历史，而与我生活相关的那些人，他们也会进入历史，微不足道，我也微不足道，变质的另一段说书，变质的历史，可以是传说，也可以算野史趣味，道听途说，过耳不计，可是他们的事迹也会给那些有心人撰写在自己这一方的记事册里，可以传之后代的读本里，然后让某种机缘迁入历史，微不足道的人可以在某个风景里成为史迹也可以美化成功臣，在家族的口述里他可以成为坐享其成的人，没有老神在在的地位，可是流入某个阶段某个媒体某个神来之笔，这个某某人是社会栋梁呀！你不得不接触它，你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揣摩意图，我不懂得历史怎么写，尤其家族史，我是个渺茫的人渺茫的种子，不知道家为什么不存在我，家不收留我，只知道家族里的一些人没有家园只有自己，这些人在高堂里密谋造反，他们是本家里的外姓人。~~

这份死亡证书，它是我的还是另有其人，也可能是预先发出的文件，我们的生活常常有未卜先知的警告，阻止你们要走的路或想做的事，可告知公正的事还是理所当然

的事，听由某人或某些人指使，只要不合一些人心意，一出人生的插曲就会展开，我从一些人那里知道风声，预告我的出路，而我正在路上，无意间看到这份文件，它在我眼前纷呈，这张死亡证书我不在乎它的存在，在半个世纪前；我逐渐懂事之后，我知道死亡是件必要的路程，它在那之前的年轮里，死亡的年代好像没有这张纸给你留下，只有家里人长久记得，但石碑碑会比记忆长久，在那些残暴者手下死亡的人，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人给你留下这么一张纸：属于你死亡的一张纸，告诉你或宣告你已经死了。然而，这张是外人给我的一张纸，上面的文字我读不懂，甚至名字和由出生的年月日排成的号码也不是我的真实，这可能就是我一辈子人家真正给我的唯一一张属于我的一张纸，给我的最后的一张纸，可惜我应用不到它，它宣告我人生结束，它还有意义吗？

年青人，在这之前，我有很多纸，我有很多涂鸦的纸，也有很多拼贴的纸，它们是我能阅读的文字，我把这些很多年来的文字剪贴在纸上，也是一种心情一份心意，我看着它满意也看着它脱落，比起死亡那张纸；我忘记死亡，却记得我拼贴它们时的心情，它虽然不是我心里常常出现的短短句子，我想起说了算了，他是我无能为力时辛勤劳动

的果实，它是其中的一张：

我昏昏欲睡
人们在前头 人们在背后
我的故乡在那里 我的家園
这就是我的 这里 這裡
风光过去 明媚说了 不再来
回头路 回頭 路 眼前

这样的剪贴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写出心里要说的话，可以说出家族里的人不要听的话，我没法写出那些人认为不妥的话，我用剪刀剪下报刊上印刷的字，黑白字，大小的字，贴在白色纸片上，有颜色的纸片上，那些有颜色的字，印在颜色上的字，颜色重不重要，它们的含义常让我混淆，单单一个红色就有说不清的表示，可以是一顶帽子可以是恐吓可以是死亡的象征，还有各种颜色背后情意，它们可以在时代里改变看法和心情，我选择黑白，这是你我可以明白的两界情义，你对颜色的说法，你对字体大小的说法，你对简体繁体的喜爱，这是后来的说法，对我，说的分明就好了。年青人，我睡醒的日子中常常有惊醒时候，醒时也胆战心惊，我曾经活过那个不知怎样解开；怎样

才能说的上来的时代，那个浑浑噩噩没有知识、糊里糊涂的日子，我在现实里存活着，你看：一副身体和一缕生命。

我这个生命，在每个年代的环境里自生自灭，人生过境，活命转折颠覆，一路就是挣扎求生，这是一个身体和命运的过程。命运随着生命游走，生命包藏命运的行程。你问我在哪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那件事发生时我怎么过？我一无所知，我知道的一些迷糊故事，是几十年后有人断断续续说给我听的。

睡醒的人被牵连，乍醒

要当心呀，你不是经历了还忘记了吗？

～～原本一个家族，共生共荣，一家人同甘共苦，所为的就是大家能在社区和社会生存，对外的日子过得很争战，本家人坚守利益，外姓人强烈要求权益的伸张和占有，他们立下自己的斗争和目标。～～

那些叫人痛苦的事发生在那个年代？我虽然人在那个年代里，我人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很可笑现实。你这样问我！我没切身经历过，我想当时在现场的人会惊悚还是兴奋不已，

那要看各人立场，年青人，你们呢？

《：我们的年代很显着，种族宗教分明，教育和职位分野明了，没有才能指标。我们给自己记录了成长过程，我们正在努力了解我们的世代，应该怎样应对将来，信念绕着处境寻找出路，我们在寻找出路。》

我说不出这个世间发生事端的因由，能说的也是一些听来的段落，首尾不对接，我交织一片网来捕捉过去的或可能发生的，也只是缝缀的故事，我不清楚来龙去脉，你们可能一路走来时候，已经把会出现的将来画面模糊组成，希望这些事不是你们想到的残局或会面对的残酷事实，希望那是你们想要的景观。

《：我们接触的事也没有是非定论，只有说者听者的喜恶，弄不好被套成敏感话题，前些日子我们被指控课题过火。》

年青人，我不是三国说书人，我只模糊记得有个时候是怎样过活的，说过去年代的事，说什么大人物把我命运颠倒了，前因后果，以后有什么影响，我说不上来，有时候想起大概是哪一年，那是有心人不断告诉我活在那个时候，我当时不在现场呀！我可以

这么说，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是个旁观者，一个听说的人，从这里到那里度过世间一切吗？靠岸吗？

我是过渡人吗？不然怎么有奈何桥肚脐眼还在呀！天亮我们相聚

~~外姓人在本家里另立门户，演练他们的进退棋盘。~~

我有什么事会在命里注定吗？这一生，境迁过后出现的事端，眼不见为净，它不像吃饭时拿筷子一样要你记得自己是谁，要你记得那种和这种讲法，方法和自己的人生起落事活在一个模式里，另一个模式由另一个人生活，各自的生活模式，好像把事情刻板在案不可，有些事，它常常被人推进你的生活里，要你承担不必要的心情，好像他要你戴帽子你不想戴的心情，常挂心头使人日日郁闷，常常愤怒，日子过得很抑郁，抑制的生活可以梦魇可以梦呓，没一日安心。有些事，不想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就不记得了，要我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要知道来龙去脉吗？你要摸清来时路吗？在大自然里它是因缘起事，在社会生活它是个人隐私某帮人机密，我不懂这些那些启灭证据，你说要清楚事件可以启蒙人心，警惕人间，一些



零星事可以写下来连串和拼图，多方比较，或许可以把事件了解得更透彻，影响将来的往来人。可是，有用吗？历史可以在某些人口中颠三倒四，可以遮天瞒骗抹杀纪实，可以集团杜撰，多角度混淆，不是要多方理论，而是指鹿为马，因为不能落人后，落人后就不是本尊了，不是本尊就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有专横和强权本色，在家族大堂没有强势支持，无法强词夺理，过去现在将来的社会种种，反映在我的家族里，想说什么又不能做什么，有些事，光天亮日，也有黑暗日子的讲法，我这里朗朗乾坤，他们说因为我路上使他们不能顺畅。有些事甚至在某些人手中可以说是机密，上上的意旨，人人不得过问，你为什么要知道那些底细？你知道了那些底细又怎样？年青人，你知道了可以翻天覆地吗？谁可以重写？你们可以提醒世人有那样的路途不要再走吗？如果有这种能力给人们回头是岸，就少了艰辛磨练和奋斗意志。我所说的对你们也是多余，你们应该留下时间给自己。

这世间，鬼哭神号的场面你看不到，也听不到，人在现场者去了那里！不在现场的可以是非黑白颠倒，进入者清场灭迹，谁在历史现场，记忆只是冥顽不灵的某些画面，

你转身回首那是虚空呀！孩子，你还是小时候哭闹孩子吗？你见事不满就哭闹吗？你见过那鸟飞过后的天空吗？你看到那空间里有飞翔的影子吗？

横空而过的乌鸦申诉被森林大火烧死，
谁在棺木中睡了百年翻身
残留木头仰卧焦土上回顾一样天空
风向绕过山水稍带一点耐心
新叶过去的日子原来都是这样

一切都在冥冥中前进消失。年青人，你的记事不是野史传说也是乡言无稽，你们要保留这些谈话的记忆吗？你们会把这些不着边际的谈话剪辑编成可以阅读的章节吗？想起来这是多么好笑的回忆，过去受辱的事在话语流传时也说的很荣辱，而不是被羞辱，为自己和后人留点面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现在能够给你具体的东西，就是一张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红色身份证，我在什么时候才有这种非公民的身份，我也不知道，接着就是这张宣布我将不存在的一张纸：死亡证书。

（乌鸦说起的所见所闻比人间更精彩，生灵说的都是回忆，他们也将逐渐失忆，生

活在他们走过来的路上，经过的时光，遥远的或是当下，似乎都在昨天未来，在另一空间和时间漫漫满满，人在其中消亡。)

年青人，你可以记得某人和某些人为了权利，掠夺和杀人，但有人给他写传记，说他是为了群众和社会利益，他是家族英雄，那是应该记载的事吗？

了不起的事呢！我常常惊醒
我要记得这么多事有什么用

《：我们记录你的口述历史，不然一切都湮没。》

年青人，我一生就是个没用的人，我连公民的权力也不曾拥有，活得长命是因为没有夭折，可是歹命就是那么长，为什么？我真的活得一无是处，处在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用处，可以说是家庭间的障碍物，在社区里等待援手的废人，曾经流放在乡野，在荒野度过漫漫求生的日子。

(经过的生灵给我祈福，我还不能和他们同行。我们相遇，在世间我们似曾相识，他们身亡之后我们再相遇，就像有水声没有流水；只有逐渐消亡身影没有影子的生灵境

地，大众等待自己的那一刻；回原来面目，重生迎接新生的你。)

你眼前就是一个老人，我这个老人，很久很久以前才学会说一句完整的话，然后才学习与相处，那时候已经很老大了，以前认识我的人死了，我还没有死，在生活里学会想事情的来往，学习和人交往学习寻找，如今已经老朽，我，很久很久就活下来的放黜老人。

~~~那些外姓人开始筹划围堵本家的谋略，其中也有本家的人参与，想分得丰厚利益，拦住眼中那人扩大心目中的影响力，免得在他人眼中自己不如人。那些外姓人乐得有个知己知彼的共谋者，免得落人口实。

~~~

我没有产业，也没有人留产业给我，我早年痴呆的情况是不是不被家族认亲，我不知道，反正我被分化为非公民，没有权力拥有身外物，我爱这个家国；我有责任保卫完整，人为的一切我置之不理，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把社会分化为两种你争我夺的势力；或者独裁或者极端霸权，在我的家族就是缩影，什么公正和自由，他们有自己的定义，我只能站在边缘寻找自己的方向，我相信社



会里也有很多人的心情量力自己的可能，也量力生活，年青人，你们站在边缘观望，你们投入，可惜，我无能为力，一生，我，只是可以自生自灭活到今日，逐渐有点精神有点活力的想法，但没有逻辑和分析能力。曾经有人说：老人家，你有很多意见。我想，我会逐渐清醒，应该时日无多了，老弱已经来袭，清醒只是老死前的征兆。你问我这一生会留下什么？我想：一张死亡证书。你们要我說什麼，说个话题吧！我乱乱说，你们不必当真，只当故事就好了，真真假假不是我要承担的，我只是留来说话的人，你们手上记述的就是我的遗书，对你们没有用处，对我是份命运过程。

我还能醒来的话，我们才继续说。

火龙

/ 杨嘉仁

(一)

阿仁的人生观很简单，一如他的名字的写法——一横在天，一横在地，天地之间是自由来去之境。三十岁之后，他依然无法理解，孔子是如何诠释这个字。从字面上来看，“人”的世界以外是巨大的天地。童年的深夜里他常引颈望天，在本子里画下星图，渐渐伸展他对人的世界以外的事物的浓厚巨大的、仿佛从前生带来的触觉。唯一的遗憾，是哈雷彗星到来的那个凌晨，漫天是厚重的云朵。

一个郁闷的下午，他在黑暗的会议室中看见惨白大屏幕上，亮起电脑开机程序特有的五色星火，即坠入他宿命深处的浩瀚宇宙。他已多年不再仰望星空，城里光害严重，每栋建筑物都在比天高，比星星明亮，尽管建筑物的主人没有在财务报表上注明和“触摸天空”有关的公司宏旨。他总觉得那些大楼的主人是钱多没处花，竞相把钞票高高叠起，替天空搔痒。但他并不怪他们，生活现实如此，他必须高度配合并调整自己，如果不再仰望星空，也难免需协助把钞票高高叠起。

眼前的阿水，嘴巴不停地张张合合，仿

佛一尾正在觅食的深海鱼。在无边的黑暗里，深海鱼正在发表关于陆地上的大计。一张张图片在屏幕上闪过，并没有成功穿越阿仁半合的眼皮，更不用说他那粘附在广袤宇宙深处的视网膜。阿仁依稀看见一些类似仙人掌的绿色植物，一些鲜红色的果实。这些怎么会和深海鱼有关呢？

阿仁一个翻身就来到屏幕的背后，那不算艰难的动作——他，准确来说是他的一部分灵魂，已经习惯如此自由来去。屏幕的背后是另一个荧幕，坐落在一个拥挤的学院讲堂里，他看见自己和许多青年正在等待，快乐地在期待一些事物。多年以前，大家都对眼前的事物那么专注、那么虔诚，从众人的眼神和交谈就能看出来。一部部短片开始放映，属于青涩岁月的光影和声音在屏幕上交错——当时的生命泛黄且缺乏色彩、视野窄小而且不断地在剧情演进的路径中摇晃不止；主人公们都不说话、表情呆滞，大概是因为对生命确实无言；他们的眼神通常都往空中的某一个点凝视；每部戏的情节都带着浓郁的疏离感，不断在微妙不确定的情绪中胶着复抽离，和由于收音欠佳而夹带的细碎杂音不断唱和。那老旧的讲堂有马力十足的冷气机，在冰冷中，他被荧幕传来的片刻温热和宁静包围。接下来，一个个导演轮流到

台前分享心得，当时阿梅、阿进和阿达等导演正开始在声光的道路上摸黑前行，把他们稚嫩的脸孔和心事往小屏幕投射以让观众品头论足。他们当时都温文有礼且尊重观众的看法。

能够一翻身就回到正在放映电影的老旧讲堂，是阿仁潜意识的反射动作。一次，他甚至回到更久远的年代，看见初中二那年的自己和同学在向阿得老师讨教新诗的写法，第一次听见关于“意象”这带有神圣色彩的字眼（当时他想象诗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圣殿，圣洁的仪式终年无休止进行而众生都在仰望、膜拜成群的意象）。老师的办公室内总是烟雾弥漫，恭恭敬敬等待老师的意见时，烟火在慢慢地、压抑地燃烧着青春的文字。老师常给的结论是：“这段可删。诗最重要是精简。”除了成群的意象，他的身边也出现成群的诗人——老师把全国老中青少年诗人都召集到学校里，举办诗歌营也顺便做新书发布会。他被委任为营长的第一项任务，是捧着热腾腾的饭菜和茶水，送到阿平诗人住的宿舍房间。他在成年之后才知道，那不是简单的任务，也不该如此称呼那位带光芒的诗人。那是一个向诗人的星空敬礼的简单仪式。他忘了杯子里的茶是否有溢出来，招待是否完善，但他记得天文学的书本写过，

天狼星是最耀眼的星。他也已许久不再仰望天空。

由于写过一些诗（当时很多意象仍未腐朽发臭，取用方便），他很自然地加入一种称为“文艺青年”的非政府组织。他发现从前的自己，眼里发射一种火光，呼朋唤友废寝忘食就只是为了办一份“文艺杂志”。他们利用天赋的文采，写好企划书，找来熟悉财务管理的朋友请教，却引来一阵冷风，只因朋友说：“你们搞文学的，不懂做生意。”在冷风底下，阿仁心里的火越发猛烈。后来他竟报读了企管硕士班，决定把身上其他的刷子刷亮再来谈“理想”（当时这词汇还存在）。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理想这件事和火这个意象是一脉相传的。在他认真地翻阅厚重的企管课本的两年里，讲台上的教授总是常说这个“school”那个“school”的，他发现所有的神殿都是可以创建，也可以被轻易捣毁的，仿佛搞学术的都是上帝。那时，他带着无比轻松的心情进入了许多不同气度和设计的殿堂。当时互连网才诞生不久，流行在每座殿堂的横匾上都加一个“e”，让每座老殿堂都突然焕然一新。

阿仁转身，慢慢从深海里浮上来，看见陆地上的风景——原来阿水的提案是有机火

龙果培植计划。正当阿水还在喋喋不休，他惊觉桌面上阿水的名片上是一条通体紫红色、张牙舞爪的龙，正符合“火龙果”的色泽。怎么转瞬间又见火呢？在黑暗而冰冷的会议室内，在屏幕上的照片和图表的快速转换之间，火光竟是如斯明晰从名片上折射出来。阿仁打断阿水的谈话，用同行惯常使用的语调说：“从你的名片看来，你还无法走出红海。”推销员出生的阿水，卖过海产房地产也卖过机械，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认真地强调“红海”这词，他认为在市场上杀出一片血海，原是本分事，反而是这几年所谓企管专家们谈起的“蓝海”才单纯得可笑。阿水把计算机插头从墙上拔掉，心想眼前这年轻人大概也是其中一个读死书、没做过苦劳的资金管理人，他们仰赖手上持有大笔资金而对世人施予鄙夷的眼神。阿水不知道阿仁其实已经在外头翻了两个转，一年要听超过三百个提案以及坚决只投资两三个案子，已在管理学院自我改造两年，年少的时候写过不少诗，业余还和导演朋友们设立独立电影公司，过着和“创投资金经理”身份不符的文艺青年生活，偶尔会为财务报表加一首诗作为旁注。对阿仁来说，种植火龙果也不算什么有利可图的案子，他也不希望频频遇见火，或者和红色有关的事物。

至于他如何入行，就应提起一个灯火辉煌的颁奖典礼。他和朋友们在全国商业企划案的竞赛中进入十大，成为最年轻的获奖队伍，从首相手中接过支票和奖状之后，却无法吸引任何资金投入他们当时认为可行的“脐带血银行”计划，理由是：你们太年轻了。从此他便相信，和红色有关的事物，还是别碰。阿仁辗转进入其中一位评审的资金公司，面试时劈头的问题是：“你什么都能做？”太年轻的阿仁只管点头。几年后，阿仁渐渐成为一个穿梭大小商业场合，能够快速解读名片的人，并从眼神分析真假。他的日常工作在大部分人眼里是沉闷无比的，每天都要细读至少一份企划案和财务预算表，直到有一天阿进寄来一份情色剧本，他才记得上帝偶有佳作，虽然情色和色情确实是很难区别开来。

他赶到韩国釜山和阿进会面，劈头就问：“去哪里找那么多裸女来演？”阿进想也没想就说：“我已经把你列作制片人，你得想办法。”在酒店会议厅里，阿仁和阿进一同和许多电影制作公司面谈，希望有关夹带谋杀、悬疑情节的东南亚情色剧本能够震慑众多制作人。一位韩国制作人看了故事大纲很兴奋，对阿进说：“你是马来西亚的金基德。”那天晚上，阿进带着这个赞美进入梦

乡。在釜山几天，他们找不到拍戏的钱，没事就和香港导演阿翔聊天，谈说起电影事业之艰难以及阿翔在非洲的慈善纪录片计划，大家很少会这么专注说起非洲大陆的事。很久以后，他们也许忘了在那次的谈话中，有没有提起野生动物，他们只记得出席了阿梅新片子的亚洲首映，只记得他们回国之后接到阿梅获得两个亚洲大奖的消息，这消息也传到阿昌的耳里。阿昌在学院工作，为年轻导演们安排放映场地多年而不言倦。这天他在心里滴下了热泪，老旧的讲堂和冷气机也有了一丝安慰。阿仁回国后计划为影展写一篇印象记，刊登在报章，为出席影展的导演们制造火红的形象。阿梅传来的获奖感言却是：“那时我去海边游泳，游到很远很远，直到沙滩的人都很小很小，我才游回来。”他有点抓狂，不知道要如何把感言改写成严肃的、带火力的报导。

阿仁的生活可以这么概况：在商业提案和电影屏幕之间随意转换模式。他立志做一个称职的“译者”，把商业词汇翻译成剧本台词，让导演们理解公司营运艰难的情节；也把镜头语言翻译成产品生产流程，让投资赞助人能够明白那些或静止或跳跃的意象在生产在线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直到这些已经成为驾轻就熟、属于技术层面的事，他才惊

觉，原来生活还欠缺了一些什么。

（二）

阿水住在新村，房子是独立式三层大洋房，是把祖父留下的单层板屋拆除，原地再建。阿仁的专业习惯让他马上对阿水的当下个人净值进行初步评估，并对阿水的个人财力改观。他劈头就说：“今天不谈红海，谈火龙。”阿水讶然，之前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的阿仁不但对计划改观，还主动提出协助改进企划案。

阿仁侃侃说道：“龙，超越人，也超越时空。它或许只是一种意象，还没有绝种的意象，但在任何时空它都充满能量，改变的能量，飞腾的能量，穿越的能量。你的公司以火龙为名，就是好的开始，虽然你还不能完全领略它的意义。它将带领你的公司、你的产业，从你这一代开始迅速火红，一直走下去，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够继承火龙的精神，享受火龙赐予的累累果实。你看到了吗？我从你的名片看到了。公司名字和标志都用得很好。你名字带水，水生木，种什么都可以丰收，而木生火，火龙公司一定可以火红。问题是回到生意层面，只是强调有机火龙果不够。”阿水在阿仁演说式的谈话中想起小

时候的一份小报的封面大图，是云端之上的观音娘娘站在一条龙的背上，红色的鳞片闪烁发亮，仿佛着了火，煞是好看——据报导是某有缘人从飞机上拍的，那照片后来还在市面上流传了好一阵子，很多商家或把照片镶起来高挂在店面，以求观音庇佑，或印制成小卡片，背后附有当年日历，旨在为神庙筹款。从此，阿水相信火龙是存在的，也在梦里碰见火龙数次，每一次都在鳞片闪烁之间隐约读到万字票的号码。后来他按照火龙在梦里显灵的样子设计了公司的标志，那和观音娘娘的庇佑有关，和阿仁的马后炮无关。

“首先，这个年代讲求技术含量。你的公司有多少专利权？那是投资者是否愿意投入资金的重要前提，把植物从土里种出来是原始人都会做的事。在偏僻的农场，有没有用化肥有谁会知道？”阿仁说到此处，阿水倒是希望可以解释，他是在新村街角的咖啡店听南部来的朋友说某前部长种火龙果非常成功，是因为有个台湾农业专才在帮忙，而他在朋友引介下认识了这位专才，评估之后觉得有机农产品市场火红，这盘生意准不会错，况且火龙果恰好就与他笃信的火龙同名，打开黄页电话簿翻查投资资金的电话号码，刚好第一个找到阿仁公司的电话号码，赶忙抄写在祖父留下来的、封面标志是

“555”的小本子上。阿水当然没有机会解释，阿仁的嘴巴继续张合：“有听过植物组织培植技术吗？这技术很神奇，只要把植物一部分的细胞抽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头有特别配制的营养，植物的幼芽就会生长。这方法让你复制上千万棵火龙果植物。只要找到好品种，组织培植方法确保产生的幼芽都是一样优秀的。简单来说，你能生产千千万万条一模一样的火龙，了不起吧？不要忘记，每条火龙身上有多少颗龙珠啊。”阿水第一次听见这些“高科技”的方法，免不了对阿仁的建议有所保留，况且阿仁只是一个管钱的、吃盐不足的年轻人。

邻居的房子处不时传来鸡啼声，摩托车声时远时近，阿仁继续发表演说：“你还欠什么呢？包装！这个年代讲求绿色环保，你要懂得把支持绿色的理念说给广大客户听，不必很清楚，但是必须让他们觉得——对了，这就是我们要买的产品，这就是值得我们投资的绿色公司！”阿仁怕阿水还不明白，便开始反问：“你平时有看戏吗？你知道怎样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吗？”阿水想起小时候在城里的亲戚家，墙上高挂一个会播音的褐色盒子，是从前仅有的有线电台（后来也没有别家），李大傻讲的故事最好听，开场白一定是：“边个话我傻、傻、傻，我请

倨食烧鹅、鹅、鹅！”想到这里他觉得饿了，就请阿仁继续到咖啡店里详谈，喝黑浓的咖啡配香脆的烤面包。

闷热的老旧咖啡店里，冗长的讨论在进行中。阿仁想起阿梅一字一句删除他的剧本那天。“太不自然了”、“太假”、“他的性格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段要删”，半部剧本最后变成残垣断柱，让第一次写剧本的他心灰意冷。“你还是专心做制作人吧。那些账目你还没有算好。”阿梅最后说。阿仁尝试对阿水解释的就是如何写好一个剧本，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大纲等基本的要素都要先敲定，缺一不可，许多公司到头来无法上市，就是没有拿捏好这些元素，以及掌控它们在一个剧长三五年的故事里头的的发展和变化。他尝试提供一个故事的脉络：一个关于火龙的故事，如何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起来（为观众带来“终非池中物”之赞叹），主人公如何刻苦（经历被创业伙伴出卖以致破产、流落街头或者沦落成街头小贩都会带来高潮），如何奋斗（利用管理学理论例如长尾定律加以包装以提高可读性）以致最后达致成功（要造神必须用神的语言——诗），其他的技术和创意含量如东南亚最大的火龙果培植中心、客户服务平台、一站式物流系统、有机休闲农场等待厘清财务

预测之后，可列为道具。为了提高可读性，文宣工作必须紧密配合，从个人到公司形象免不了要重金打造。

在阿仁生命中缺乏的，难道真的是一部好剧本？阿水是否会理解以及配合他的剧本呢？驱车离开新村的时候，阿仁觉得生命正走向一个转折点。他在交通灯前坠入沉思，直到后面的车子猛响笛才把他拉回现实里来——此刻的他没有在办公室，也没有在老旧的讲堂里，在黄昏的余辉中，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

和阿水会面数次之后，阿仁敲定剧本，接下来的发展都异常顺利，报章上铺天盖地的文告和广告预告接下来的情节。阿仁的资金投资委员会通过了“有机火龙果园及培育中心”项目，大家高高兴兴地出席火龙果室内培育中心的开幕剪彩仪式。阿仁的老板们向来处事低调鲜少出席人多的场合（钱赚多了怕人知道），连剪彩时剪刀要放在什么位置都要询问阿仁，忙乱之中也不知眼睛要对准哪一部摄影机。大家穿著纯白得发出微光的实验室专用袍子，推开一道厚重玻璃门，即来到一座四处都被亮光笼罩的殿堂——一排排的超过两人身高的架子，每个架子分成十层，个别安置了两条长形的灯管，每层

都是密密麻麻、反射着纯白色光芒的透明粗圆柱型瓶子，每个瓶子里头是绿色火龙果幼芽，幼芽的底部是已经凝固成类似果冻的培养液。在低温下，大家穿著彷彿圣洁的白袍，仰望着墙上巨大慑人的“火龙生科集团”和火龙的标志，被满溢的绿光所团团包围，巨大的实验室彷彿是一种宗教的情境，在红绿色交融的生命火光里，他们渺小起来，甚至连想起人的诞生和成长，也是透过类似的、共同的、平等的以及卑微的培育过程。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希望。

阿水的英文本来就不灵光，在致辞时把计划书中的英亩说成公顷，公司要投入资金购买的地段就放大了两三倍。现场掌声雷动，观众们似乎比阿水更坚信，公司将拥有更大的地段，在半年之内，就可以看到综合性的有机火龙果休闲农场，挂满鲜红硕大的火龙果果实。在见证过细胞组织培植实验室的生命课程，他们越发相信奇迹，相信火龙能够长久地福泽人间，并在每个月的首五天，收到火龙寄来的红利支票。阿仁找来相熟的拍摄团队，把上万人排长龙索取登记表、呈交支票或刷卡以购买“火龙金珠”/“火龙银珠”投资配套的浩大场面拍摄下来，除了做火龙的广告，说不定可以在某部嘲讽资本主义的电影中派上用场。那该会是

未来的大制作吧？他看著录像机的小荧幕里黑压压的人头，心头深处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

他没有参加开幕礼过后的盛大晚宴，而是回到电影公司的聚餐会。大伙儿都来了，主角阿达在影展得了两个大奖，导演朋友们、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庆功。电影公司外的草坪杯觥交错，在嘻哈笑闹中阿果拿了个巧克力蛋糕过来，对阿仁说那是大麻蛋糕。阿仁以为是惯常的玩笑，不以为意，还吃多了几块，身边的人都开始痴笑时他还搞不清楚状况，多喝了一罐可乐。那是大伙儿最后一个美丽的夜晚吧。他开车送加拿大影评人回酒店。在路上，他发现眼前的风景开始扭曲，颈项仿佛被某种力量掐着而无法言语。回到家里的床上，在梦境的边缘，他开始痴笑，风景线缓缓倒退，他听见海浪声从远处传来，隐约有人问：“运气是不会用完的吗？”

（三）

火龙室内培育中心开幕礼后的一个月，阿水兴致勃勃地又办了一场新年万人盛宴，感谢众多股东们的信赖和支持。按照剧本，火龙将在这个场合飞腾至九重天之外，以致

火龙将在这个场合飞腾至九重天之外，以致来自嘉宾们如雷般响亮的掌声都只能化作蚊子的嗡嗡声。阿仁作为最大股东的代表人站在舞台上，从密密麻麻的入门券中，抽取了幸运号码。来自东马的阿亮赢得了市值超过一百万马币的跑车。阿仁记得阿亮在开幕礼那天，是在登记处负责协助投资者填写表格的，他也是阿水在东马的姨婆的妹妹的二儿子——是宴会后和阿水到他们喜欢去的“五点之后酒廊”，阿水告诉他的。阿水是个重义气的乡下人，对阿仁的协助心怀感激，每次喝酒都坚持要结账。每一次的酒精下肚，他都更加清晰地看到阿仁所描绘的一种火红的境界，一条龙就在酒杯里头，摇头摆脑，那么冰冷孤傲却充满惊人的能量。那天，有个议员来到酒吧里头（他看起来是之前被政变夺权踢走的某州务大臣），对着眼前的黑暗世界说：“今年是重要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改变，好好把握我们的权利，把我们的国家从腐败和贪婪的政权手中夺回来，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个美好、和平和平等的国家和制度！”阿水把酒杯和里头的龙一同往台上丢了过去。

镜头一转，来到两个月后阿水的会议室。阿仁把其他主要投资机构的代表都带来，等待阿水的出现。阿水一开门，迎来愤

怒的阿仁往他的左脸揍了一拳。在场的大家都吓呆了，本来只是要质问阿水，让他交代购买土地拖延已久的原因。阿水没想到阿仁出手会那么重，竟头昏脑胀起来，说话开始支支吾吾。依然激动的阿仁被拉到一角。大家等着阿水说出一句清晰的话却不得要领。阿水连完整的句子都无法拼凑起来，大家只听见一些断断续续的词汇如“火龙”、“改革”、“绿色”等，剩下的是无意义的象声词或者虚词。

那一拳意味着情节的转折——阿仁和阿水之间的关系变化。阿水清醒之后，面对的是一整天响不停的电话，质询公司的营运状况和未来前景。群众最终来到公司门前，在巨大的火龙标志底下，高举红色大字报喧嚷：“我们的红利去了哪里？”、“还我血汗钱！”、“大鳄害人！”、“无良火龙！”等。阿水当下心想：原来除了红肿的左脸，整个公司也是一片红。想到这里，右脸也被人揍了一拳。阿水有了被揍的经验，还能拼凑一个完整的句子，说道：“如果我骗人，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早就跑了，还等你揍我？”这时，他的鼻子已流下鲜红色的。这时的阿仁心里是百般的疑问——阿水说的地段在什么地方。他驱车南下，来到城外两百公里处，在一个朴实无华的小镇，吃了一碟云吞

面。接下来只见一望无际的黄梨园，停停走走，最后来到高挂红灯笼的热闹街道，找到路边的小贩阿伯询问。阿伯卖的是年糕，摊子上还贴着美食名家阿城的推荐文。阿城过去是写诗的，也是阿仁的朋友，很容易就和阿伯打开了话匣子。他们从当地美食谈起，往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来到小镇的开埠细节、华人先贤的血泪心酸，直到晚上九时，阿伯要收摊回家了，终于谈起阿仁要查寻的地址。阿仁按照阿伯的说法，竟来到荒冷的义山入口拱门处，漫山的墓碑，墓碑上众多老态龙钟的眼神，仿佛都在注视他。在时间的荒野旁侧，阿仁心想既然遇见了阿水，算是有缘，应该揍他多一拳的。

阿仁在前一天，不知挨了阿达多少拳，回敬了多少拳。在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扭打过程中，过去欢乐的光景一片片从荧幕上剥落。种种的问题和纠葛，现在已经都不重要了。阿梅也已经决定离开，到北京拍戏。这时节，很多人都往中国出走，“中国”是各行各业的关键词。阿仁继续驱车往更深更深的夜里驶去，在凌晨时分抵达海边，就把车子停下，抬头看见漫天的星火。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仰望星空。他拖着小行李箱，走在通往邻国的长堤上。成功通关之后，接到阿水的电话，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他在飞往

遥远北国的班机上，发现久违的、已经有点斑驳的诗句竟从时光里逆流而上，从咖啡黑漆漆的深处一片片浮上来。他细心地搅拌。这么多年来，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散步

/ 李宜春

“巨人”(Giant)，生于1944年，原产地马来亚半岛，而今东渡，在镇上豁然开张。广告幅条挂满街道，宛如滔天盛事，全城人都要卷进漩涡才算合理。和父亲选在周间人潮稀落的日子，找来一辆手推车，在堆砌成山壁的商品间漫游。扩音器藏在挑高的白色天花板里。凯蒂·佩芮(Katy Perry)和女神卡卡(Lady Gaga)缩藏在头顶上的某个角落，一直唱歌。声音还没沉落到地面，已经被冷气强风袭击溃散。遥远、遥远的，她们像在另一个行星上对着我们吟唱。

父亲非常缓慢地在地面移动，他左手扶着我的右肩。父亲轻轻掌舵，跟随父亲意图的方向前进。父亲喜好逛商场，父亲的物欲并不焦距在名牌或贵重对象，父亲务实地在必需品前流连。……干货区的杂粮、瓶装饮料、罐头、零嘴，冷冻区的鱼肉和蔬果。父亲在一排热水壶前停下来，好奇地取下一个仔细检阅，问我标签上的价格，父亲操出一句脏话喃喃地说：“之前买的，贵了呢！一模一样怎么会差这么多？”病后，父亲视力锐减。刚刚驱车外出的路上，加里曼丹（也可能是苏门答腊）吞吐而来的雾霾，白茫茫黏附着岛屿上空。父亲揉了揉双眼，向我确认：“是烟霾？不是我眼睛又坏了吧，啊不清不楚……”不是呢，我说不是。然后，我

们走到面包区，瞧见正在推出实惠的香肠面包经济庄，一个透明塑料盒装了五个包子，父亲垂涎，兴趣盎然。其中一个盒子，挣扎着一只绿头苍蝇，噗哧哧噗哧哧，快速地煽动翅膀，逃无生天。父子俩，很镇静地咽下惊异，小心挑选一盒无碍无恙的，放进推车。滋滋滋，虫子继续穿钻着透明壁墙，车字若无其事继续往前滚动。父亲很慎重地又往我耳边提醒：“确定里头没苍蝇吧？”

我27岁了。父亲27岁的时候，我出世，一出生就交给祖父母照看。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是在山林里穿梭来去的罗里司机。母亲的生活，如婚前，在小镇里接续，在一家小公司，给上司当跑腿，到银行处理公司支票，到邮局开邮箱取件。周六，中午下班。关灯，开着冷气机，就着窗外的丁点光线，微暗中，母亲会拖抹办公室地板一遍，然后关上所有电源才回家。父亲母亲，相异的籍贯和生长背景，婚后一直维持两极的个性、两极的生活。那些时候，他们的日子壮阔，声音宏亮，到我快上幼儿园的时候，搬回市区和他们重新组装，一家人住在工业区店屋的小单位里。

父亲照例是长期往山林里游钻，和家人见面的机会少。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笨拙地磨

练她带小孩的娴熟度。随着我们两个小孩渐渐长大，随着父亲母亲在各自人生中遭遇的种种挫败、困顿、不满和不安，我们在窄仄狭小的空间里彼此冲撞，一直一直。磕磕绊绊，我和弟弟进入青壮的光明时代，母亲愈加宽厚坚毅如海绵吸收所有震颤，唯有父亲，病中。而肉身本是坏朽的，时间不为生命防腐。我们终究也要来到加速坠落的境地。我们之间，牵系着一条纤细的铁钢丝，以为用力扯着，终究会断，再也无牵无挂。……却是勒出了血痕，痛着，捆着，纠葛着。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坠地以后，我们扶持着彼此疲弱的肉身，颠簸前行。

另一家应声而起的霸级市场，叫“大星”。经营者是城里土生土长的老商人。从小杂货铺做起，汲汲营营多年，接连买下几个市中心的小店面，专卖成衣、布料和家用电器，成为镇上极为少数的小型连锁企业。为了开成霸级市场，老先生买下一块地，不照半岛传来的那套玩意儿，平地盖起了个扁平长形的大货仓，外头提供足量的停车位，里头阳春简朴摆设。父亲怀着新奇，兴奋地走在货物风景之中，像在体育场竞走，耗弱着能量。有时，见主妇们像在瓜分猎物肉块，拥成一团，挑拣特价出售的锅具或卫生纸。我们没兴趣。空调系统窟窿窟窿地运作，空气冰凉冰凉的，手推车行走时

发出微微的颤响。岛上的赤道温度，我们自然是习以为常。我们钻进偌大的货仓，消磨时光，将视线从黏腻的哀愁、厚重的燥热转移开来。

小镇很小，如此漫不经心走着，也总会碰上亲友熟人。像是不成文的礼仪规条，我们打招呼、寒暄几句。父亲脾气差，有些人很轻易地就没法容进他的眼眶。……不假脸色的父亲，一律视若无睹，径自往前行，留下愕然、尴尬的我们。却也是父亲，老是耳提面命，对我们两兄弟友好的人，要常常礼貌问候，要记取人家的恩惠。父亲殷殷守护着自己脆弱的自尊，那是谁也不容侵犯的禁区堡垒，即使如今他一再衰败。

身体一旦恢复足够力道，父亲就想出门。不出去走走，可能从此再也走不动了，父亲这般呢喃。父亲强自镇定的面相里，潜伏隐忧。父亲对美化树、湖水和亭子没兴趣，住家旁边有个公园，一到假日就有成年人来玩遥控船艇。水面上泛起嗡嗡的马达声，腻烦，像电锯锯砍着木桐，嗒嗒嗒地喷吐木屑。父亲对此就是没甚好感。父亲大半辈子都成长、生活与工作在山林间，孤独是碳烤得焦黑、滴着油脂的野味，冒着热气撕裂吞噬进肠胃，无法消化殆尽的残余物依附

寄生在脏器上，比死亡还让人害怕。雨林，原住民，简陋的住处。父亲干干净净地把我们和他的山林世界切割开来。如此孤岛，往前张看是一望无际、溺死所有绮想的大海，于是只能后退，不断、不断、不断往后退，退到山林里去。日日夜夜将躺倒的木桐输出山河，送达另一个自己此生也无法触碰的繁华世界。每一根木，都有一只脱逃的恶灵，附身在伐木人的躯体里，缓慢地、缓慢地、缓慢地捣毁一切，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繁衍炼狱。父亲的躯体里，一定也豢养着炼狱。虚弱的病体让父亲急速衰败毁坏，使人误认他已七八十岁，比他母亲我祖母，更老迈。疾病蚕食他的肾脏，而后年轻时曾经残败一回的肝脏，弃守，正在硬化，且至末期。腹水顶胀着肚皮，皮带要松要紧，父亲总要花点时间摸索。

我们家初到南洋的那一代，选在伊干(Igan)河畔的百花河一带扎根落户。那里有橡胶林。橡胶树如今还活着，时时进出树籽，已有多数，人们不再热衷生产橡胶。那年代，橡胶价格高企，树身整齐的倾斜割痕，流出乳白色的胶液。长此以往，那工整的刀伤，形成特异的疮疤，像是原住民赤身时黝黑肌肤上隐隐呼吸着的刺青斑纹，而一支流离孤岛的族谱方得以继续滚烫出新印记。父亲出世的时候，祖辈举家从小城边陲搬到城外郊区，继续务农，

将屋旁的空地辟成菜园。改植胡椒，上百株胡椒树攀缘木枝晋升向上，叶片互生，叶脉平行。果实累累紧密结在穗条上，穗条有食指那么长。果实细小浑圆，熟透的浆果颜色是橘黄的、暗红的，用指头轻轻一捏，就会压碎果肉，泄出汁液，外露白色的胡椒籽。未熟的青胡椒硬梆梆的，大太阳下晒得干瘪、起皱、发黑，便是黑胡椒。采撷下来的胡椒果实需晒上一段时日，干燥果实装进大麻袋，七八大袋满满厚实地储放在大屋里。

等待买家出现的那段日子，屋子里于是漂浮着一阵阵辛香味。白天，热烘烘的木块催逼着香气一回接连一回泼洒出来；夜里，味道慢慢让人发生莫名的饥饿，身体对食物的渴想。食物填进肚子，那饥饿却不曾消止。气味轻浮，像一只只妩媚的女人手，黑暗中轻姿舞动，回荡在木板墙壁之间，滑翔在不经覆盖的肌肤上，细细拂拭每个微弱的缝隙。胡椒香渗进男人的躯体，在他们毫不察觉的时候，先是促成他们高壮结实的体格，而内在的饥饿后来蜕化成不可抑止繁殖增生的种种欲望。欲望是蕈菇，色彩艳丽悚然，引动幻觉，致命。有一张照片，父亲清瘦而愉悦，赤身攀在木梯上，胡椒园里，父亲对着镜头笑得眼睛眯成线，露出齿白。黑白相片里，父亲身上的汗滴，像暗夜星宿，闪烁。



父亲裁剪着胡椒叶。少年，父亲。

父亲终究没留守大屋，中学毕业后离家在外闯荡。自我懂事以后，少见父亲回到菜园。播种，荷起锄头松土，挑粪水浇肥，收菜，季节性采胡椒、摘可可、采红毛丹的日子，皆在祖父祖母主导下完成。父亲那时代，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裂变，属于知识、属于政治、属于激进。山坳里的男人，攥得的资本只有蛮力，他们懵懵懂懂地闯进人世，一点点学会规避灾难。他们降生为要建设群落巢穴，建构绵密且精致的巢室，以供成员正常生活。雄蚁和蚁后完成交配、授精，就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宿命一般，抗议无效。家里的男人们简单地以繁衍后嗣为己任，此后便是想尽办法支持后代的生存，直到自己衰亡为止。好多年，我也像只蚁兽，搬运着家人之间的情感故事，父亲成为我长期的观测对象。父亲无以抵挡和祖父之间的恼人张力，以致急需大量大量的自由填补种种外在与内在的缺憾。六十年代的童年和青春，七十年代的成熟期，父亲的历史里究竟错失了哪一些方块，以致将他泥塑成后来的图貌？我一直没找到对应的切入点，也没法佐以实证。这是一个农民家庭，裸露、贫瘠，有时候你甚至只能靠着一点动物性直觉在地上生存着。父亲的自大和躁郁是为了掩饰所有败露的无知和恐惧。……文明和理性是可以唾弃的，

只要奔走林木间，擒获一刻生机，便是生命得着延续，濒临永生。那些死去的肉身蜕去以后，赤纯无暇的灵魂引向幽深潮湿的密林，从此游荡在叶片里间，叶片跌落、枯萎以后，又会抽身循向另一片阔叶。

但父亲最爱去的，还是“星光”。购物广场一楼大门旁，有一群菜农每天都从自家园子里摘了蔬果来这里，摆了就卖。甜菜、米灵蕨、黑橄榄、番石榴、羊角豆、香蕉……偶尔，也会出现榴槿和红毛丹。菜农们亲切地唤父亲作阿伯！问父亲今天洗完肾感觉如何。父亲常坐在摊子旁，观望人群来去游移，像似坐在沙滩，听潮汐起落。父亲说，这些蔬果，没喷洒农药，自由生长，是好东西。回到人群里，才有办法教人沉静下来，感觉自己距离人间还不远。状况许可的时候，父亲一坐，就坐好久。有时，父亲实在太疲累，好吧，那我们回去。有时，父亲经不起阳光曝晒，照明太烈，父亲会申诉抱怨，然后，我们回家。父亲睡醒醒，午后溜进厨房坐在餐桌旁整理蔬果，准备晚餐待用的食材，等母亲回来热锅动铲。厨房，常常，应该禁口的父亲，开着冰箱橱门，就着冷气微光，挖到一点零嘴，无声息地拆封吃食起来。……嗜甜嗜肉，已经不忍去揭穿戳破什么，那点本能已经和身上皮肤长成一块，太

用力撕扯，彼此都痛。

这世界教人贪恋。这肉身让人错觉以为从此拥有小宇宙。那天，再次出远门，父亲哀矜地说：“我是真的怕了，你年纪轻轻，别落得和我一样。”说的，自然是关于健康和疾病。父亲说完，眼神空茫，望向远方不知道什么地方，许久许久。我忧伤地应和，离家。秋夜，绕着车辆稀落的道路慢跑，跑不动了就走。直到，感觉发梢不断滴落热汗，运动服湿透黏附在身上。汗滴里除了有咸味，我忽然闻见淡薄得一不小心便会错失的胡椒香。闭上眼睛，想象闯入无人的超级市场，一架手推车，合着不知名的配乐，跳起歌舞剧。冷气强风，颤动的手推车，商品像海浪开始倾泻……

淹没了一切。

中秋雅集

/ 守霞

先生学过三年古琴，可惜后来左手受伤，留下无力的后遗症。左手按弦吃力，对处理琴音略有影响，他自认琴艺不及昔日师门学艺之时。弹得不够好亦无妨，自娱最重要，先生闲时依然持续练琴。

陪我回台湾娘家前，先生早已由网络打听清楚，这一趟返台除了探亲旅游，他要添购琴书琴弦，还想参加台北的古琴展。

依照网络的指引，我们顺利来到齐东街的展场。日式木造老建筑木香隐隐，静穆清雅，似乎阻隔了尘嚣和炎夏的酷热。现场展示了多床历代古琴，并介绍近代知名制琴家。先生为我解说古琴各式形制，表示古琴形制只是外型略异，与琴音关系不大，琴音好坏主要是琴腹的共鸣，然而外表看不出来，弹了才知道。工作人员告知陈列的古琴未开放弹奏，但有一张琴在体验室让观众自行操缦。离家多日，先生无琴可弹，刚好借机练练手感。那张浑沌琴声音很好，惟他平常使用钢弦，第一次弹丝弦不太习惯。盘腿弹琴半小时，够了，我们尽兴离去。

古琴展免费让各界参观，整体规划还不错。若多增与古琴相关的各式信息，让一般民众多一点认识，那就更好了。比如小提琴展，即使摆了古董名琴史特拉第瓦利，若未稍加说明、比较，外行人只是凑趣，谈不上学习了解，有点可惜。

我们参观时巧遇中华古琴学会会长袁中平老师。我在YouTube看过袁老师边演奏边讲解“梅花三弄”，新颖有趣，很适合作为欣赏古琴的入门。袁老师得知先生会弹古琴，邀请我们参加中秋节的雅集。

我没参加过雅集，原本有点惶恐，还好这个中秋雅集是个内部活动，不必当场做诗写书法演奏什么的。雅集开始前，大家仍在交流，我见已准备好的明朝古琴无人弹奏，怂恿先生自告奋勇。他起初不敢造次，我直言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明琴，这回难得有机缘弹一弹，多弹一次是一次，一旦错过不晓得是否有下回。他听了便主动上前弹了一曲。

一位袁老师的学生演奏完毕，袁老师客气地邀请先生弹琴。毕竟是陌生人，我连忙解释来意：“不是每天都有明琴可以弹。”先生弹了《关山月》应景，他太紧张，不及平日水平。还好听众捧场，认为他弹得不错。与其说先生弹得好，不如归功于师门手法，梅庵琴派强调节奏、音乐性，比起传统琴派的清微淡远，更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其实先生未必比其他人弹得更好。

袁老师演奏《长亭怨慢》，南宋词人姜夔的自度曲。袁老师体贴，先弹奏、吟诵，让与会者大致了解词意，再边弹边唱，琴韵歌声相得益彰，我们有幸欣赏如此精彩的琴歌，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的中秋雅集。

几位与会者提及齐东街老宅的兴衰，庭中一株九十高龄的光腊树，看尽了这个区域的变化，彷彿《长亭怨慢》：“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还好经由居民、文化人的努力，附近的老宅未被拆除。该栋整修后由中华古琴学会使用，作为推广古琴文化的基地，古琴与木造老宅确实是很棒的搭配。

情节

/ 黑色

醒在每一天的开始，然醒的似乎只是肉体。

第四天了。期末考后，你就立刻接下工作。你起初是蛮期待的，因为期末考后的“放假”二字多少是会让人感到雀跃的。那两个字总会在脑海里某个褶皱处偷偷描绘出多少写意和迷人的风景。尽管很早就知道最终会接下工作，但是你总是期待会在另一种生活体验里学习和经历更多。

你从一个规律的生活版图跳脱，进入的却是另一种循环。心情的心电图亦从开始的山峦似凸起，在一个高峰尖角的形成后随即倾倒，又一种你厌恶的土色淹没你爱的蓝天白云。虽然如此，你还是乖巧如初地服从新的生活规律，你尝试在一切规律和固态里找寻异常，尽一切之可能挖掘让你觉得可爱新奇的事物。无他，你不过想要一条鲜活的鱼、一种律动的美丽，而不是一条咸鱼。所以，即便你处于一个鱼缸似的空间内，你也尽量维持着律动的姿势，学习在鱼缸透明的有限里看见鱼缸外的无限。即使你可能永远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但是至少你知道“无限”是怎么一回事。在一个漫长沉闷的生活。

规律里，你甚至可以累积一些“无限”的智慧和态度。

所以，你坚持着保持律动的姿势。

你最喜欢傍晚的那段休息时间。那是你应该吃晚餐的时间。但很多时候你随意买了可以吞入肚的小食就坐在百货广场二楼的一个木椅子上翻阅书籍，一手是果腹的食物，一手是灵魂的粮食。偌大的广场人来人往，广场的热闹却与你无关。那些来往人群脸上欢快愉悦的笑容也不会有能力渲染你的心情。反正他们的愉悦也可能只存在那一欢闹的空间和时间点上而已，你想。跳脱那个空间，他们也会在另一空间里或某一事件上颓丧。愉悦和颓丧是一种选择。你也有自己的选择。而想要独处、找寻一个人的宁静、允许郁愁的心情发酵是你当下的选择。

你就在广场里，但是却又不属于那里。你翻开《无巧不成书》的第79页，继续阅读精湛文字雕刻成的人生。你开始喜欢那本书，喜欢完成那本书的作者。而在之前你却是比较喜欢沉溺珠零锦灿之词，喜欢在诗的肠胃里迷路，喜欢只能隐约听见文字精灵们心脏的跳动却始终触摸不及的那种阅读快感。

现在，你就在广场单一的空间里同时进入几个故事的场景，然后在不明朗的结局里，想了很多很多。就在每一篇故事画下句点之前，作者总有办法猝不及防地朝你抽下一鞭。毫无预警的一鞭，事前没有任何咆哮，却是分外疼痛。疼痛的辛辣还掺杂酸酸的感觉（你姑且也只能形容那样的情感是酸酸的。这种酸会入侵眼腺尔后催生平日不能成形的泪珠）。而这些情节是那么地熟悉和平常、平常而琐碎，琐碎到你和其他人麻木了的神经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傻傻地以为感觉不到就不会存在、无有恐怖。事实是，这些情节宛如可以植入你和其他人体内的细微血脉，流动着且处处支配着你和其他人的生活。

文字的这些和那些就这般循序渐进地给你下降。罗斯金会告诉你那是“情感的错误”（pathetic fallacy）。一些美学家又或许会告诉你那不过是“移情作用”（empathy）。任凭哪位了不起的人物理性地告诉你除降的方式，用一堆术语尝试将感性理性化，你倒无所谓除降的意愿，继续信仰自己的情感，如王白渊那样的信仰：“诗人为不知而生，吃自己的美而死。”

同事偶尔也会邀请你参与她们，一同去吃晚餐。而你，总是想尽办法婉转拒绝。你想，为了金钱都已经出卖了大部分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大情愿再为了人情而出卖可以属于自己的一小时。更何况，你知道的，她们的话题必定让你觉得无趣。那一小时还是宁愿留给书本和文字，那是能够让你愉悦的东西。不能怪你，你不过是不想在与她们的谈话过程里出卖自己的故事来换取她们或她们是非主角的故事。而书本却是毫无条件地向你坦诚它有的内容，代价最多是你的轻叹、泪水、微笑、共鸣和心疼。然后有人告诉你，书本，是死物；人，才是活物。那又如何？这些所谓的死物承载太多活人活物的人生。你喜欢这样的死物，它为你呈现更多比你现在生活有趣的故事和生活片段。它们没有言语的声响，不吵杂却精辟地论断人生。不，它们很少论断。它们只是很谦卑地反映它们知道的人生，然后把论断的权利交给你。

一小时结束后，你回到你工作的地方。你和同事们谈话，发现刚刚阅读的书中角色的一些影子，原来也住在她们的影子里。

做自己的圣诞老人

/ 郑宜欣

劳苦的岁末，疲累的黄昏，繁忙街头边，层层迭迭的电子广告牌，与终年闪烁不停的霓虹灯，各自背负着使命，使劲地四射热情的光芒，诱惑混在人群里，顶着斜阳而变成一团黑影的我。门庭若市的店铺，被人与影塞得水泄不通。西装笔挺的甲乙丙丁们，齐齐把工作的沉重，托付于脚跟底下，咯哒咯哒地打击着地上，匆匆又忙忙，穿梭于东京涉谷区最繁忙的交叉点。交通被人群的汹涌之势逼得纾缓下来。人们的身影与车辆，把川流不息的景像，呈现于一幅无架框的画里。我可以随时把自己的视线转移，更换画里的风景，或闭上眼睛，直接拒绝眼前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发生。

独自站在街口，被凛冽冬季的稀薄空气紧紧包裹着。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其实还有温度。静如止水的心，也结了层冰，封住应当悸动的灵魂。闪身避开人群，走到一角落处，向全年无休的自动贩卖机要瓶温热的苦涩Espresso。希望可以借它的咖啡因来撩拨沉睡的我，把那心脏给挑动起来，也把每寸肌肤的毛孔给逗引开来。然而，手久久握着罐子却也舍不得打开。因为此刻需要的暖，全取之于两手中的小瓶子。

耳边传来阵阵铃铛响和圣诞歌，仰望天空，没见麋鹿把圣诞老人载来。期待的礼物，多年以来都未见踪影。栋栋的钢骨水泥结构，周密地被策划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巍然耸立，吝啬得只留个丝丝细缝，把不自由

的空气，化成寒风直逼进来。风飕飕吹来，顿时找不到挡风的对象，路人也不会舍身为我挡风，干脆就转个身，背对着风，用围巾把整个脸给掩护起来。

转过街角，酒吧外排着一列列的火红圣诞红，火苗般然烧着平安夜人们的欢愉。而我阳台外种着的那盆，就和闹市里被遗落的我一样，永远是被艳丽隔绝着的。圣诞红的花语是，“我的心在燃烧”。栽培圣诞红，就是期待青绿色的叶子，片片转变成火红色。不仔细看，还会以为那些片片的火红色，就是它本身的花瓣，而其实其真正的花瓣，是叶束中间的小部份。叶子由绿转红，变成花般斑斓艳丽，如此的转变，就是期待中得到的惊喜。生命能如此蓬勃，生活能如此激情。我想原由只在于多注意身边小小细节，关注每分每秒的离开吧。

时代的变迁，人人步伐紧凑。忙碌中，时间就被诬赖怎么缩短了许多。匆匆的生活，令到人的思维与感觉难配合起来，两者之间的距离渐渐被拉开。结果做的和想的成了两回事。就像自己有时走到十字路口，根本决定不了心里最想去的地方。可是，慌张失措的当而，不如心平气和地想想，其实，时间非常公平。每天，我们每个人不也都是被分配到同样的时间长度来运用的吗。

想到这里，记起手里的小瓶子。松开紧攥着的双手，把浓缩苦涩Espresso打开。那

些过去所有的不甘，一口气就咕噜咕噜被吞下。然后随手把旧时的凌乱捏成一团，丢进垃圾桶内，say goodbye。

我始终以一个常旅者的代号，架着陌生人的姿势，带着有缺口的影子，形影相吊地在路上横冲直撞着。自己之所以飘浮不定，只不过是固执地在变化中寻找安定。途中思路枯竭，感觉滞钝，但遥远之处，依然被与自己生命分割不开的温脉牵引着，才不至于迷失而颠簸流离，不知往返。

有个德国哲学家说，“人整个得以生存下来，能说也是别人赠送的礼物。”虽说是这双血管微微显突的小手让自己走向远处，但却赖于他人的支持与包容，才得以走稳每一步。这是不争的事实。

圣诞的定义，不仅仅是期待，也是以感谢和怀恩来倒数新的开始。所以今年的圣诞礼物，就是放稳被远方扶持着的脚步，让自己走好这开始的第一步。

平安夜里，逆着风，隔着月光，就这么决定了自己要的礼物。说起来，其实自己作自己的圣诞老人才是最称心呢。

想开了，再次被人群流沙吸入，溜冰去啰。若跌了，就再爬起来吧。

记忆的一碗白

/ 黄子扬

我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骑着老铁马来贩卖豆花的老妇人。她总是披着碎花头巾，额前露出些许黑白参杂的乱发。老妇人沿途驶过幼儿园的时候，总会响起哐当哐当的铃声：“豆腐花，豆腐花，吃得眼花花”。银铃般脆亮的声音和着微风传送到幼儿园里，小子们像是按捺不住心底的鼓噪，频频往后头望去。直到漫长的钟声响起，他们倏然站起鱼贯走到大门口前，看看老妇人走了没。老师这时总会趋前，仿若放牧般把孩子们赶回各自的位子上。小朋友，吃了你们的早餐先啦。他们这才心有不甘地排队领热汤面，再回到各自的位子上低头吃着。

在如此让人怀念的稚年岁月里。在这幕人人争先恐后的场景中（我先，我先啦）——我总是沉着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静观每个人狼狈窘迫的举止。他们吃饱后冲到大门口、他们跑到石灰阶梯尽处的老铁马前、他们喧嚷的喊叫声（婆婆，我要一碗）……他们像围成一起相互取暖的水蚁，一群群围绕在日光灯前。徒留课室里一脸茫然的我。

我自何时起把我的这群朋友们归类为他们的呢？

他们每人捧着一碗热豆花回来，心满意足地舀起一瓣一瓣乳白色的豆花送进口里。待楼下的人群散去，我才想起自己就快

掉队了，手往口袋里探探，取出母亲早晨给我的五角钱。这是你一星期的零用钱，要好好用哦。母亲一脸笑容增添了我的不安。我环顾四周，他们的目光投射在我这仿佛格格不入的人身上。我紧抿着嘴，捏紧手上的五角钱。

然而到了最后，我还是走到老妇人面前，开口跟她要了一碗豆花。老妇人极其轻巧地用铁勺从铁桶里挖了一块豆花盛在瓷碗里。我仔细端详老妇人，她满布皱纹的手给我递来一碗豆花。我把豆花捧在手里，仿佛铅一样沉重。多、多少钱？我吃力地询问。老妇人露出微笑，摆摆手说不收钱。我倒是一番吃惊，险些把满溢的姜糖水倒出。老妇人说没事，你最乖送你这一碗好了。我皱起眉头，似有似无地点头道谢。老妇人笑着对我说，回去叫妈妈给你缝缝衣服上的破洞呀，不然就没有小朋友和你玩了。

老妇人盖好桶盖，执起老铁马，转动铃铛——哐当哐当开走了。“豆腐花，豆腐花，吃得眼花花……”。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我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笑着露出东倒西歪的牙齿。然后转身回到那所猛兽般张牙舞爪的幼儿园里，朝张着大口的前门走去。此时同学们已端坐位子上，准备上课了。我

一个人站在门旁低头吃着豆花，老师也没说什么，便举起课本开始教课。

我总是被抛落在后头，看见自己矮小的身影在这样的空间里越显稀薄……

后来想想，老妇人已不经意成为我幼儿园生活里唯一而最后的温柔了。

长大后的某天听母亲说老妇人的儿子当上了市议员，都富贵去了。老妇人的豆花手艺却因此失传，从此幼儿园前再也听不到脆亮而熟悉的铃声、老妇人佝偻慈祥的背影、顺滑而可口的豆花……现在的孩子们也都在下课时光啃着一条条彩色的零嘴。而每当我驱车驶过木板搭成的幼儿园前，总会不经意看见自己伸手探入口袋，却终究什么也没有的那刻光景，那段被众人一再放大的贫穷岁月。

主题×诗

当愤怒50岁

/ 周若鹏

还是一样的淫雨
立足於半块未食的蛋糕那烛火
在十字街口不断的被浇熄，不断
燃起，且固执的拒绝
矮下去

柏油和水泥吞噬了草原
他仍执意守护雨中那一星火苗
坐在斑马线，汽车重复的把他撞倒
毫不犹豫的辗过，他重复的坐起来
重新接驳断裂的四肢
收拾遍地的器官
而溅出的血始终无法收复
轮胎拖出长长的血痕向四方街道伸展
许过的愿望在路人的脚边烧起来
惊恐的表情却迅速稀释于
一样的淫雨
蛇一般的流入黑暗的沟渠

他以过剩的账单包扎伤口
服用发酵的娱乐新闻止痛
在大厦的阴影中醒来
复在路灯里失眠
巷吠和虫唧自双足蚂蚁般爬满身体
钻进耳朵戮穿鼓膜企图潜入大脑
他来得及把手放入烛火
放声痛喊 又一撮清醒的头发
喊成苍白

他终于累倒 吃完仅余的蛋糕
把烛火亲自吹灭时突然解体消失
空出来那斑马线的位置
路人和车辆开始川行
还是一样的淫雨
还是一样的淫雨

寂寞回首

/ 陈伟哲

打烂的长途电话
断线成了家常便饭
手指留在号码上
身影停滞在话筒内的那场雨

路过乌云密致的寂寞
电话亭黑暗中与永恒连线
费用依然归零
致电的人已不在世
芒草哀悼他的蹂躏

电话线垂头，伸往梦的尽头
如果过去的话题再次被雷响叫醒
我们无能为力继续假装忘记
或者扮聋哑
不曾坠落地面的语气
净化成风啸

回首，床褥还在同一个位置
心里有数
今天不想开门就留宿在外
为了流浪为了博取一夜的清静
在大城市
这欲望难免太奢侈

惺忪，再投入沙发
拿起当天忘词的对话
在你清脆声音里邂逅深秋
枯萎不再是可怕的死亡预感
落寞只是漂泊的开始
没有我设想的终点
我想，我会走得很远

越墙而过

/ 刘育龙

蓦然
你失去重心一翻身身体狠狠掷向另
一个世界的天际线——

越墙而过
仿佛一只被噩梦紧紧捆绑的飞鸟坠
落
你把我们留在墙内
把一连串的问号和感叹号
留给我们
把长长的省略号
留给自己
你的昨天
已停止更新
我们的明天
依然烟霾弥漫

越墙而过
你成了我们回忆伤痛的起点
回忆我们
成了你的灵魂的终点

你匆匆走了
但没有离开我们
你点燃的
也许是萤火
终归熄灭
也许是星火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干瘪的枯枝青葱的草木纷纷投身
焚起冲天的烈焰
烧尽外表光鲜 内里腐烂的
一林林畸形怪状的遮天巨树
把闭锁多年的蓝天和阳光
还给这片季候风的土地

刮痧

刮板所至，
身体里受刑的难言之隐，
瞬间开出一朵又一朵羞涩的花。

痣

痣是身体上一座静默的孤岛，
囚禁所有关于命运的预言。

幻化

悲伤
使一滴水
变成泪
潜入
阴暗的瞳孔中
细细阅读
脸上无序
走避的时光

/ 朱诗佳

注脚

我听见厄运
把你的灵魂摊在月光下
折迭成肉体的样子
细细收入遗忘的木箱

丧仪的行列
慢慢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刃
剖开眼睫的深渊
施放
你最后的眼光

风肆意吹乱哀嚎
我幻化成蛆
吸吮你额上的岁月
感觉那存在唇齿间
无法被解读的快意

错过

祭师
从 死去的光景里醒 来

将我黝黑的瞳孔
凿成一轮
逾期的时 差

任由涌起的浪
穿 越我一生的错 过

温任平 早期散文 观窥探

/ 谢川成

一、绪论

散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文类。现代散文家杨牧以下一段话肯定了散文的地位：

散文是中国文学中显著而重要的一种类型，地位远远超过其同类之于西方的文学传统，原因在于它多变化的本质和面貌，往往集合文笔两种特征而突出，不受主观思想的垄断，也不受客观技巧的限制。古人为文，濡墨信笔，或叙事，或记游，或议论，或抒情，思想和技巧屡迁，初无一致，然而文林辞苑，小品长篇，总不乏深刻的启示和趣味，通过翻陈出新的美术渲染而出之。卡莱尔之体悟哲理，罗斯金之观照风骨，里利之翰藻波涛，强生之寓言讽谏，中国散文中无不备；其余培根兰姆一支，则更充斥湘囊之中，更为中国文人酒后茶余分神轻易可为者。除此之外，中国散文之广大浩瀚，尚且包括经诰典谟之肃穆，庄列之想象，史传之笃实；唐宋大家左右逢源，高下皆宜；宋明小品另辟蹊径，其格调神韵对近代散文的影响更不可以道里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汉赋的流动，碑铭的温润厚重，序跋文体的进退合度，奏议策论的清真雅正；外加骈文的严格规律，笺疏写作的传统精神，乃至水墨纸缘题款，尺牍起承转合的艺术，无不深入中国传统执笔者之心。……¹

然而，吊诡的是，中国文学评论欠缺的又正是散文的理论与批评。²远的不提，《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收录的散文评论只有区区八篇，小说评论26篇，诗歌评论则有20篇。³这套大系收录的是台湾1970至1989年20十来的评论文章。20年只得散文评论八篇，平均两年不到一篇，

可谓歉收。我们在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部分时也感觉到散文评论的严重欠缺。从1965到1996年这32年间，我们收集到散文评论只有6篇，诗歌评论17篇，小说评论16篇。⁴《赤道回声》编者陈大为也感叹“散文方面的论述也明显不足”⁵，所以在选稿时也把2003年初在新加坡国际文学研讨会上发表的两篇散文论述也收录进去⁶，以让“编委们肩负起‘补强’的工作。”⁷虽然如此，《赤道回声》卷二的“文类综论”十二篇论文中，其中五篇是散文评论，与诗评论的数目相等，比例来说，比上述两部评论选来得高，收获算是可观了。

散文的理论与评论向来篇数有限。从事散文理论研究的学者作家可谓寥若晨星。理论方面，台湾的余光中和杨牧发表过几篇文章。⁸余光中提出自传性的散文，并身体力行，用创作加以实践。这是通过创作印证理论。他也提出散文应该具备弹性、密度等要素。⁹杨牧则认为散文是个可以开创的琼瓦或文类。他本身从事创作也力求多变。《叶珊散文集》、《年轮》和《搜索者》在风格上就迥然不同。¹⁰在散文理论与评论方面，后期的郑明俐的努力有目共睹。她首先于1986年推出《现代散文纵横论》。书分两辑，一辑是散文综论，有两篇文章；二辑是散文作者的个论，收集了十篇文章。¹¹前者是作者对现代散文理论的初步尝试，后者分两个部分，一为作家综论，二为单书批评。1987年又推出《现代散文类型论》，在这本书里，她“试图建立散文类型体系，把七十年来的散文类型理论重新界定，厘清脉络，兼顾其历史成因与后设观点。”¹²五年后于1992年又出版《现代散文现象论》¹³。

马华作者中，从事散文理论建设的和散文评论的更加少见，温任平是其中最努力的一位。在上述的《马华文学大系》评

论部分中，收录的六篇散文评论里面，其中两篇就是温任平写的。¹⁴其实，他的另一篇散文评论〈天为山欺，水求石放——以张晓风、方娥真为例，略论现代散文的重要趋势〉也应该收录进去。但是这篇文章论述的其中一位散文作者张晓风是台湾作家，基于体制以及编选原则，只好割爱。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温任平70、80年代的散文论述，采取的方法是断代研究法，把温氏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散文评论作系统的整理。

二、温任平散文观概览

温任平的散文论述包括理论和评论。他的散文理论主要贡献在散文的分类以及散文的定位方面。他的散文理论最早的一篇是〈散文的写实和写意〉。接着他对现代散文的要求与看法则可以从他和温瑞安的〈对话录〉中看出。温氏对现代散文的发展是极为关注的。他非常关心散文的风格、趋势、语言以及技巧。这些可以从他的散文评论中尽窥其貌。他留意到杨牧散文的风格变化，在1979年发表〈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化〉¹⁵。1984年，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全国现代文学会议”，他提呈的工作论文是〈天为山欺，水求石放——以张晓风、方娥真为例，略论现代散文的重要趋势〉¹⁶，从台湾与马来西亚散文作者的作品窥探现代散文的趋势。另外，他也十分重视散文的语言刷新问题。现代散文要锻炼新的语言，上取文言，又旁涉外语，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散文还是以白话为基础的。对散文这种严肃关怀可以看出他苦心孤诣。在70和80年代，温任平多次发表文论，即使与温瑞安的对话录，理论性也不逊于任何单篇论文。2000年开始，他不再以大块文章的方式发表意见，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专栏文章，他就在有限的格局中提出一些他对

散文的心得。

如上所言，本文拟从断代的审查方法研究分析温任平的散文观，希望从中看出他对散文的要求以及他的散文观在20年的演变中是否有改变。

三、七十年代的散文观

温氏在这个时期的散文观可以从他的论文、与温瑞安的对活录、文集序文、研讨会工作论文等看出。根据手头上的资料，温氏七十年代发表有关散文的论述如下：

- 1 文章：写在“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的前面
发表日期：1972年8月
发表园地：香港《纯文学》第六十五期
- 2 文章：散文的写实与写意
发表日期：1973年5月
发表园地：台湾《幼狮文艺》
- 3 文章：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
发表日期：1973年9月
发表园地：《蕉风月刊》304期
- 4 文章：对话录
发表日期：1977年7月
发表园地：《蕉风月刊》
- 5 文章：《黄皮肤的月亮》自序
发表日期：1977年7月
发表园地：《黄皮肤的月亮》
- 6 文章：《黄皮肤的月亮》后记
发表日期：1977年7月
发表园地：《黄皮肤的月亮》

- 7 文章：马华现代文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

发表日期：1978年12月

发表园地：文学研讨会

- 8 文章：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化

发表日期：1979年2月

发表园地：文学研讨会

- 9 文章：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

发表日期：1979年10月

发表园地：《千里云和月》序

这九篇文献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四种，一为纯粹理论的陈述，〈散文的写实与写意〉、〈对话录〉、〈自序〉、〈后记〉属之；二为文集序文，乃对个别作者散文的评论，〈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属之；三为选集导言，重点在论述马华散文的各种现象，如〈写在“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的前面〉；四为研讨会工作论文，如：〈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马华现代文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

温任平的散文理论见于〈散文的写实与写意〉与〈对话录〉。在〈散文的写实与写意〉里，他首先把散文分为两大类，即写实与写意，并认为这是散文的两种重要趋向。他列出诸多实例阐述两者的不同。他认为，写实的散文是知性的，而写意的散文却是感性的。对于写意的散文，他着墨颇多。他清楚地说：“‘写意’顾名思义寻求的正是‘意’的倾出或演出。‘意’指的并非是‘意念’，因为，‘写实’的散文与‘写意’的散文同样不能离开意念的传达而生存，它们处理‘意念’的方式或许不同，甚至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就处理意念这一点来说却是一致的。我认为，‘写意’写的是情思升华后的情态，表现

为抒情风格。余光中的一系列散文如〈蒲公英的岁月〉、〈九张床〉、〈下游的一日〉可说是此类散文的代表。”¹⁷ 过后，他以余氏的〈下游的一日〉为他的论点作证。

针对写实和写意这两种散文，温任平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非只重写意而轻写实。他对散文的初步概念我们可以从文中的两段文字尽窥其意：

由于写实的散文着重的是实况的记载与摹拟，句法讲究稳实，初习写作者宜乎先在写实方面扎好基础、奠好基石，等到文句的训练已经相当娴熟，对事物的描绘已有相当把握，然后再进一步作感性的飞翔、想象的纵轡应该较合乎按步就班、逐步递进的原则。¹⁸

这种看法比较务实，众所周知，散文易写难工，没有很好的句法等基础，要在散文方面谋求突破，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认为，温氏这时期的散文观具有指导的作用。

写实和写意的散文有何区别呢？温氏在以下的文字中讲得很清楚：“写意的散文由于格调比较倾向抒情，其病态是感情泛滥，自怜自伤甚至无病呻吟，治病的有效药剂是知性的约束：‘写实’散文则易流于枯燥平板，了无趣味。一般来说，一个文字训练有了相当底子的作者，不难写出一手不错的、堪称稳健的写实散文，‘写意’的散文除了文字基础的训练外，还要看作者的才气及禀赋。一个一流的写实高手，可能终身只能写传记，写理论，且真个做到层次分明、理路清晰，唯自始至终无涉于感性的奔跃。对于一个写意的散文作者而言，后天的语文紮基固属重要，其个人的性情与资禀亦有相当程度之决定性影响。”¹⁹ 在这段文字里，温氏详细

地比较了两种散文的特点及致命伤，同时还提出写意散文的知性约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写意散文作者的先天禀赋及其性情对创作也有明显的影响。

写意散文是温氏崇尚的，然而他很清楚其中的问题。他曾经说：“这个区域以中文来创作的现代散文普遍洋溢着感伤和滥情的气息，自怨、自艾、自怜、自渎、伪装天真、矫扮失落是流行的风尚。”²⁰ 在马华文坛中，他认为思采虽然对于文字的驾驭可以称得上稳健，句法没有犯规，文句结构也没什么纰漏，但是他的散文其中的一项致命伤是作者本身的无法控制情感，以致感情极度泛滥。在思采的散文中，滥情程度严重，用温氏的话，“犹似洪水之冲溃堤岸，土崩瓦解，情况已无法收拾，感性是绝对的放纵了，知性是完全被淹没了。”²¹ 从温氏对思采的批评，可以看出，温氏对散文的情感处理极为重视，他虽然鼓励借助想象，发挥情感，然而，作者不能让情感过度泛滥，否则就会破坏散文的艺术性。

温氏这种分类法并非完美，其作用在于把过去繁琐不堪的散文分类加以简化，把散文分为写实与写意两种类型。这是尝试为散文重新分类。

温任平的散文观也可以从他和温瑞安的对谈录中看出。〈对谈录〉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散文的定位，接下来是散文语言，而最后是纯散文的问题。首先，他不同意颜元叔把散文列入小说的范畴，只把散文当作一种工具，未予散文以独立的文类定位。他了解颜氏的分类法乃以西洋文学理论为依据。在西洋文学里，散文的地位是浮动的，摇晃不定的，在表现上有它有时是 essay，有时是 short stories，由于散文的地位是晃动不定的，所以它并无稳固的地位，它并不能成为文学类型

Genre 其中的一种。²²这是西洋文学中的散文地位²³，但温氏认为这种定位法或文学类型划分法不适合用于中国的散文。他强调“要建立今日中国的理论体系以及今日中国的实际创作趋向与表现，在辨析疏通的方法上我们可以借自西洋，但我们不是站在希腊，西欧或美国的基点来看中国文学的，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细密的探究。”²⁴笔者认为温氏的看法客观而实际。中西文学的传统与特质不同，不能用西方的观点硬套在中国文学上。70年代的台湾学者有这种倾向，颜元叔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也用西方的新批评理论来评论古典诗，引来叶嘉莹的反驳。温氏这种散文的基本定位原则比较能够让人接受。

温任平肯定中国散文有悠久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历代有不同的变化及其代表作家。他说 中国的散文可以远溯至古老的尚书，易经，战国，孟子七篇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文章。春秋战国以降直到近代，散文的发展并不是平静的，其间波澜迭伏，风起云涌，风格趋向与及形式内容都曾屡屡变异，比较令人瞩目的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公安派三袁的主张独抒心灵，不拘格套，以及桐城方苞，刘大魁，姚鼎等人之提出义法。在这里，温氏尝试从历史的观点来审察散文地位。从所列的史实中，不难看出，中国散文的确有其理论，并具备创作实践的印证。在这个基础上，无可违言，散文肯定是重要的文学类型，绝对不可与西洋文学中的散文相提并论。郁达夫曾说：“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²⁵由此可见，中国的散文传统悠久，散文在中国文学中是重要的文类。温任平重视散文传统，这个基本立论原则是正确的。中国文学有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而散文又是在如此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发展出来的

文学样式，否定散文的传统意义抑或在论述中国文学时，着重其他文学而忽略散文，无论如何，都不是恰当的做法。

《对话录》的第二个重点是散文的语言问题。这个讨论也是因颜元叔的一篇文章〈单向与多向〉引起的。颜氏认为“诗是一种多向语言，散文是一种单向语言。所谓多向语言，指语言的意图朝多个方向投射出去。所谓单向语言的意图朝单个方向投射出去。”温任平认为颜氏的意见具有建设性，而同意颜氏所说的“诗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别，只是程度之差，不是类型之差。”

散文语言的讨论历来难得一见，尤其是在70年代。郑明俐在80和90年代出版的三本散文论著都没有以特别专题方式讨论散文的语言与诗歌语言之区别。换言之，有关散文语言之讨论颇具开创性。颜氏在论述两种文类的语言差异时，还画图来说明。不过，温任平觉得颜氏的绘图有许多缺憾与漏洞。

第三个重点是尝试予纯散文一个定义。纯散文的概念由温瑞安提出，温氏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知性与感性并不能决定一篇文章能否成为纯散文，决定纯散文的因素除了要靠它的语言，文字结构的弹性与密度，内容的深度与阔度以外，本质上它应该是写意的。”这个看法与前面所提的写意散文呼应，为写意的散文添加理论的向度。

从上面的两篇文章来看，如果说马华文坛在70年代尚未有散文理论是不正确的。温任平的努力，温瑞安的尝试在告诉我们，当时的马华文坛已有人注意到散文的理论与实践这方面的问题。

〈写在“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的前面〉

论述马华文学的状况，背景，各文类的表现等。谈到散文的只有这几句话。温氏说“散文的创作尚在摸索的阶段，不少所谓的现代散文都洋溢着一种感伤的情调，自怨，自艾，自怜，自读，伪装天真与矫装失落成了女装裙的迷死与迷你。更由于散文作者的力图创新，故意扭曲文字，任意摆布句法结构（其实是完全不理睬结构），结果陷身于修辞学的迷魂阵中不能自拔。”²⁶

这两句话是对70年代马华散文的概括性批评。第一句的评论在〈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中论述详细，容后再论。第二句勾勒出他对散文的要求，即散文可以创新，但是在这当中不能任意扭曲文字，不顾语法而任意摆布句法结构。这个要求其实不高，只是基本的文章要求。

两篇散文集的序文〈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和〈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颇能反映温任平的散文观。温氏认为，思采在马华现代散文作者群中，地位特出。思采在散文创作上，显示他对文字的驾驭可以称得上稳健，对文字也稟有某种程度的敏感。不过，他也指出，思采的散文其中的一项缺点是作者本身理性调控不逮，以致有感情泛滥之嫌。沉溺于感情的抒发是当代散文作者的通病。郑明俐曾指出这是台湾现代散文的危机之一：“近四十年来，台湾的散文创作者大部分沉溺于感性的抒情小品”²⁷。从温氏对思采的评论中，我们可以说温任平对散文的要求有：

（1）文字要稳健；（2）对文字要敏感；（3）抒发感性时必须有理性的调控，以避免感情泛滥。另外，从温氏给张树林的建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散文的一些基本观点，即：（1）结构必须严谨；（2）感性与知性之间要有适度的调融；（3）在感情奔放之际仍能顾虑到古典的节制与

均衡。²⁸

在〈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中，温任平提出了他对好散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好的散文不一定要写得浓丽浓烈，虽然浓丽的辞藻，浓烈的字词也可能造就出好的散文。但是寓浓于淡，负重若轻，也许更需要作者根基扎实的内劲。”²⁹这是对好散文语言文字的要求。他认为，张树林的散文〈河岸〉，运笔闲闲，娓娓道来，整体的效果却能予人一份突兀的惊讶与想象的升跃，可谓达到了散文的诗境。由此看来，温氏对好散文的要求之一是诗境的臻至，而到达这样的境界的手段不一定是浓丽的语言文字，轻松的运笔也同样有这样的效果。其实，有一点更加重要的是，作者的情感要真，但不泛滥。不真，扭捏作态予人造作之感，不可取，但是这种情况却是70年代散文的通病之一。因此，他鼓励张树林写散文的时候可以通过古典的矜持和古典的约制来避免感情的泛滥。

在〈马华现代文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中，温任平首先批评当时马华抒情散文多数是“信手拈来的一点感想，一些感喟，写得成功的是轻松活泼，娓娓道来，犹似闲话家常；写得失败的则东拉西扯，缠个没完，简直像长舌妇贫嘴。”³⁰这种批评反映了他的散文观的一致性。他在之前所论述的写意的散文就强调了写意散文可能出现的毛病。

另外，从他评论鲁莽与忧草的散文，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散文的要求简单地说包括辞采缤纷的文体、丰富的词汇、语言与技巧的新颖、内容之深刻与繁富等。

总的来说，温任平70年代的散文论述主要是在为散文重新归类以及为纯散文定位。在这些尝试中，加上他对散文作者的

评论，选集序言，自己散文集的前言与后记，他提出了不少有关散文的意见与看法。他的分类方法虽然不是前卫的或是最妥善的，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他的其他论述更能引导读者认识散文的艺术技巧。

四、八十年代的散文观

温任平80年代的散文观基本上与70年代的相同。在这十年里，他只写了一篇散文评论〈天为山欺，水求石放——以张晓风、方娥真为例，略论现代散文的重要趋势〉。就他的观察，张、方“两人的散文，在兴味主题，在笔力精神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摆在一起，细心阅读鉴赏，仍可领会出某些重要的共同点。”³¹这是对散文风格的对比研究。

温氏发现张、方散文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结合融浑。张晓风的现代散文“一方面洋溢着现代的律动，另一方面又焕发历史的光彩，古色斑斓。娥真的古典倾向，源自她的‘中华濡慕’，……”³²方娥真方面呢，温任平如此认为：“翻开方娥真著《日子正当少女》一书的目录，‘浣春’、‘雪融’、‘断袖’、‘易水’、‘燕云’、‘飞渡’、‘翘楚’、‘鱼和雁’、‘爱上层楼’……莫不轻易勾起读者古典的联想。”

³³然而，温却认为这两位作家的散文成就“不在于伸向古典，勾起读者思古幽情，也不在于她们步武前贤，在笔路风格方面仿古得有多神似。她们的成就在于“用现代的语言处理与思维习惯去熔铸传统，转化历史，赋予作品一种既古典又现代，既风雅又恣肆的二元风貌。”³⁴这是风格上的相同点。最后，他这样总结张、方散文的基本精神：“张晓风与方娥真的散文一方面洋溢着跌宕流动的现代感，一方面有兼有精纯深婉的古典情韵，这构成了她们散文作品的基本精神。”³⁵

她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在创作散文之际，不忘记向现代诗学习。张晓风的散文借助现代诗的联想与跳接手法，方娥真则借用现代诗所擅长的把陈腔滥调拆开与并拢，拆来又叠去。现代散文向现代诗汲取营养乃温任平的主要散文观。他欣赏这种散文，本身也在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散发飘扬在风中》。他在给《蕉风》编者的一封信中说：“这篇散文，我企图用的是诗意的结构，整篇就像一首长诗……。”³⁶温任平在上文中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赖瑞和评论《散发飘扬在风中》肯定了温任平的尝试。他以散文的第六段作为例子，然后评论：“这一段文字的句子全是自给自足的；它们并非一句一句的连接在一起相互依存，而是一扇独立的门，有节奏地一开一合，敲出深山古诗的钟声，响亮而带有回音，一如许多中国现代诗的句子。当它在大礼堂里朗诵，在听者的意识里，它是一首长诗，一首尾顿（End-stopped）句子的长诗；当它印在纸上，它是一篇音色跃现的散文，一篇在句法上模仿诗的散文。”³⁷

第三个共同点是两位女性散文家的意象塑造，以及作者的巧思奇想，于艺术的品味上在在能予读者层楼更上的惊喜。

张、方的散文也有不同的地方。用余光中的话，张晓风是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其散文“有一股勃然不磨的英伟之气”。温任平完全同意余光中的说法。比较起来，方娥真走的是婉约柔丽的闺秀路线，任真自然率性。文章结语的一句话概括了张、方散文的风格之异。他说：“张晓风、方娥真散文风格之异，也可以见诸于彼此之述说体制不同，娥真常用独白、自言自语，将心事剖析，把读者视为是可以倾诉信任的朋友。她的语言有一种迷人的咏叹意味，于起伏跌宕间，衬出少女的

情怀与她的感性世界。晓风则善于调融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想象，把感情的成分投入周遭的人物景象里。她的爱心与诚恳是她的激情底源头，但就我的审察，就算晓风最激情的时候她还是有若干理性的抑制的，这与娥真的唯感，显然迥异。”³⁸

这篇论文反映了温任平对不同风格散文的欣赏。他对两位作者的古典倾向也多有赞叹，对两者向现代诗取经也有认同感。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散文观还是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散文观，与70年代的观点大致相同，意念则进一步蔓延扩展。

五、结语

本文从温任平的散文理论谈起，接着从他的文章，依循断代法分析温氏不同年代的散文观。70年代努力于为散文定位，企图建立现代散文的理论体系，也建议散文作者向现代诗借镜，提升散文的语言品质，80年代的观点基本上与70年代的一样，文章也不多，只有一篇而已。这篇论文的意义不在于个别作者的评论，而在对比研究中，突出两位散文作者风格上的共同点与相异之处。

温任平的散文论述不仅这一些，更多的探讨见于他2000年以后对散文的思考。2000年以后，他跳出现代散文的局限，放眼前辈作家的各种不同文体的表现与特色，也研究参考当代散文作者的不同文体特征，扩大视野，容纳各家。他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其他类型的散文。其实温任平颇欣赏董桥，陶杰，也钟爱热题冷写的沈从文，当然也不会遗漏因为身份特殊而被忘记的胡兰成那种独特的文体。对马华作家傅承得、陈大为、钟怡雯、张玮栩、黄芝婷的散文创作也很看重。限于篇幅，只好存阙待补，日后当另文处理。

（2008年5月15日）

（2011年6月30修订）

1. 杨牧：〈中国近代散文〉，收录于《文学的源流》（台北：洪范出版社，1984），页53。
2. 这样说并非否定现有的散文理论与批评，笔者针对的是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20世纪以来，不少作者提出了他们对散文的看法。《名家论散文写作》就收入了郁达夫、梁实秋、思果、郑明俐、朱孟实等24家的文章，见司马长风、梁实秋、张秀亚等著：《名家论散文写作》（香港：文学研究社）（无出版年份）；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收入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74家86篇散文理论；卢玮銮编：《不朽的缪斯——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也收入了周作人、余光中、林语堂、高信疆、林耀德、黄维梁等21家的散文理论。若要概括了解现当代散文理论以及散文的范畴，可参阅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鸟瞰〉、〈现当代散文范畴解说〉，收入于氏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页11-31。若想了解现当代散文理论建构的尝试，陈剑晖这本书值得一读。他认为：“20世纪的散文理论并没有建构起一套有别于小说、诗歌的理论话语，散文基本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苍白和滞后的症结之所在。”（页4）。他在书中试图以“诗性”为核心建构一套散文理论的话语。他的散文理论话语从三方面去建构，第一是属于散文本体的“精神诗性”、“人格智慧”等；第二是属于文体风格层面的“文调”、“氛围”、“心体互补”等；第三是属于创作构成层面的“意象组构”、“复调叙述”、“多维结构”等。
3. 李瑞腾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
4. 谢川成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马来西亚吉隆坡：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马来西亚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出版，2004）。
5. 陈大为等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19。
6. 这里所指的是陈大为的〈诠释的差异：论当代马华都市散文〉及钟饴雯的〈忧郁的浮雕：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都发表于“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研讨会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与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在2003年2月22日及23日假YORK酒店举行。研讨会论文后来出版成书，由吴耀宗主编，书名为《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陈大为的文章出版时改为〈论当代马华都市散文〉，页131-145；钟饴雯的论文出版时改为〈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页147-164。
7. 如注5。
8. 杨牧的几篇散文评论如〈现代散文〉、〈中国近代散文〉、〈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的散文〉、〈记忆的图腾〉、〈散文的创作与欣赏〉、〈周作人论〉都值得参考。第一篇收录于杨牧著：《文学知识》（台北：洪范书店，1981）（二版），页25-27；其他数篇皆收录于氏著：《文学的源流》（台北：洪范出版社，1984），页数分别是51-58，69-74，75-78，79-90，143-147。
9.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均能兼容并蓄融洽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端，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高。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

所谓质料，……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底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参照余光中：《逍遥游》（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页208。

10. 《叶珊散文集》（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4）（15版）；《年轮》（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6）（再版）；《搜索者》（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2）。

11. 这两篇综论是：〈中国现代散文初论〉、〈现代散文的写作与欣赏〉；“个论”的十篇文章依序是：陆蠡论、琦君论、木心论、余光中论、林耀德论、言曦《世缘琐记》、张宁静《春意》、洪素丽《昔人的脸》、罗青《罗青散文集》及林或《爱草》。详见郑明俐：〈《现代散文纵横论》〉（台北：长安出版社，1986）。

12. 郑明俐：《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页6。

13. 郑明俐：《现代散文现象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14. 这两篇散文评论是：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见谢川成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如注4。

15. 本文首先在1979年2月提呈于天狼星诗社在金马仑主办的一项文学研讨会上发表，后来发表于南洋商报，并收录于作者的论文集《文学·教育·文化》（霹雳安顺，天狼星出版社，1986），页21-26。

16. 本文先于1984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州分会主办的“全国现代文学会议”上发表，后发表于《南洋商报》，并收录于作者论文集《文学·教育·文化》（霹雳安顺，天狼星出版社，1986），页74-86。

17. 温任平：〈散文的写实与写意〉，收录于其论文集《人间烟火》（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78），页7。

18. 温任平：〈散文的写实与写意〉，如上注，页10。

19. 如注17。

20. 温任平：〈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收录于其论文集《人间烟火》，如注16，页13。

21. 如上注，页14-15。

22. 温任平：〈对话录〉，收入于《黄皮肤的月亮》（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页253。

23. 其实，20世纪以来，西洋文学的散文更加不受重视，有日趋式微之迹象。余光中曾说：“散文一道，在西洋的现代文坛似已日趋沉寂，18、19世纪大师辈出的盛况，已经淹没于大众传媒的新闻报导杂文政论了。英美各国报纸的副刊，例皆不登创作，文学刊物则以小说与诗为主，批评也罕及散文。普立策奖只给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却不为散文家而设；传记

虽为其中一项，但并不等于散文。诺贝尔文学奖大半颁给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像卡内提那样凭文集得奖，却是罕见，但是卡内提的声名亦有赖小说与戏剧，不纯靠散文。”参照《余光中散文选集》（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第8版），页515。24. 温任平：〈对话录〉，如注21，页254。

25.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5版），页441。

26. 温任平：《文学观察》（安顺，天狼星出版社，1980），页66。

27. 郑明俐：〈台湾现代散文的危机〉，收入于郑著《现代散文现象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页83、87、88。

28. 温任平：〈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收录于谢川成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4），页308-315。

29. 温任平：〈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如上注，页308-315。

30. 温任平：〈马华现代文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发表于1978年12月16日及17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假吉隆坡联邦大酒店举行的“通过文学，发展文化”文学研讨会，后收入于氏著《文学教育文化》（马来西亚：天狼星出版社，1986），页7。

31. 温任平：〈天为山欺，水求石放——以张晓风、方娥真为例，略论现代散文的重要趋势〉，如注15，页76。

32. 如上注。

33. 如注31。

34. 如注31，页78。

35. 如注31，页78。

36. 见《蕉风》221期，1971年6月号，页93~94。

37. 赖瑞和：《释散发飘扬在风中》，收录于温任平著：《黄皮肤的月亮》（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1977），页246~247。

38. 如注31，页84。

国内文坛消息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 比赛成绩揭晓

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吉坡分会主办的“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成绩已揭晓，并已于11月5日在吉打州双溪大年Park Avenue酒店举行颁奖。

这次征文比赛总共收到620篇作品，其中公开组有84篇作品，中学组高达536篇，响应热烈。因中学组前三名作品的得分相同，故主办单位最终决定，将进入三甲的作品，都列为特优奖，并将三甲的总奖金均分予三位得奖者，即每人获得1000令吉。由于优秀的参赛作品很多，除了原定的每组前三名及各5份优胜奖之外，主办单位特增“佳作奖”，其中公开组有10余份作品获评审列为佳作，中学组则有50余份作品入榜佳作。

公开组：第一名 吉打 吕辉业《追溯被岁月冲蚀的根迹》
第二名 玻璃市 黄建 《予予小镇》
第三名 森美兰 黄子扬《椅》

公开组优秀奖：檳城罗健杰《发条人生》、霹雳蔡慧丽《童眼》、檳城邱苑妮《病隙碎语》、马六甲罗志强《入侵》、砂拉越张丽薇《童年，好远……》；

公开组佳作奖：雪兰莪刘慕岚《游走半年城市》、吉隆坡李紫君《从窗口看到的天空》、柔佛温财达《把那黑暗之子杀死吧》、雪兰莪许心伦《粉蝶儿纷飞》、檳城刘雯诗《过敏原》、雪兰莪彭瑞芳《记忆苍翠，现实已老》、雪兰莪周嘉莉《Try To Remember》、马六甲林艾妮《记忆说》、檳城黎曼云《父亲的爱情悲歌》、砂拉越张丽霞《与小黄同在的童年》、彭亨欧健祥《自修》、彭亨郑世忠《最后一堂课》、霹雳黄康翔《老狗》、柔佛黄振江《“发”事》、檳城关悦涓《雨伞》、吉打蔡妮臻《没有句号的缘》

中学组特优奖：陈芷馨（柔佛居銮中华中学）、陈杰恩（吉隆坡循人中学）、容华腾（砂拉越民都鲁开智中学）；

中学组优秀奖：唐丽芳（柔佛昔加末拿督本达拉中学）、黄敏芊（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林馨薇（柔佛峇都巴辖华仁中学）、刘协云（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房捷敏（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中学组佳作奖：许晓佳、张苑霖、陈锐淇（马上六甲培风中学）、张舒宜（阿皮亚建国中中学）、李沅晖（太平爱德华七世中学）、张嫣恩、廖敏儿（砂拉越黄乃裳中学）、林俐婷（芙蓉振华中中学）、颜文赋、徐欣雅（麻坡中华中学）、陈映慈、蒋亿（诗巫公教中学）、杨雯妃、黄海铭（吉隆坡中华独中中学）、陈菀清、赵仙湖、吴矜侦（槟城柑仔园修道院）、王展造、黄慧颖（大山脚和平路中学）、张凯雯、刘柏琦（金马士端姑阿都拉曼中学）、汪卉婕（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蓝顺慧（尊孔独中中学）、李静琪、王雪莉（两份作品）沈恺旺、张宇靖（柔佛峇都巴辖华仁中学）、陈淑钰（吉兰丹中华国中中学）、陈源淳、邱向红、林婉婷、许荔清、刘佛英、颜惜彦、戴佳瑄、林佳颖、赖文慧、李建（柔佛居銮中华中学）、莫茹媛、吴启杰（宽柔古来分校中学）、黄紫萱（吉打苏丹峇莉莎国中中学）、温晓慧（沙巴Ken Hwa中学）、骆薇珊（槟城恒毅国中中学）、杨理仲（槟城韩江中学）、覃远渊（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李志勇、梁宇凯（槟城钟灵国中中学）、邱晓慧（森美兰拉惹朱玛安国中中学）、曾芳子（吉州吉华国中二校中学）、曾繁安（吉隆坡循人中学）、吴子恩、陈嘉雯、韦佳筠、陈蕊蕊（柔佛昔加末拿督本达拉中学）

第廿八届华人文化节全国征文 比赛成绩

第28届全国征文比赛已于11月11日在阿皮亚里卡士户外体育场举行颁奖，成绩如下：

中学组近体诗（七绝）：

第一名：赖碧忆（山打根中华中学）

第二名：林文瑜（山打根中华中学）

第三名：刘佛英（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佳作：吴倩仪（柔佛居銮中华中学）、廖芷薇（沙巴中华中学）、李萱儿（沙巴中华中学）、邱向红（柔佛居銮中华中学）、陈淑琪（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公开组近体诗（七律）：

第一名：薛君毅（沙巴）

第二名：薛敏均（沙巴）

第三名：蔡慧丽（霹雳）

佳作：谭勇辉（柔佛）、王保俊（雪兰莪）、林金冷（柔佛）、李嘉敏（雪兰莪）、林方彪（马六甲）、谢京璇（霹雳）。

中学组议论文：

第一名：蓝顺敏（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第二名：温佩欣（沙巴古达培正中学）

第三名：卢佩仪（八打灵公教中学）

佳作：古昀翰（沙巴古达培正中学）、郑诗晴（霹雳怡保培南中学）、黄诗尹（八打灵公教中学）、陈诗羚（八打灵公教中学）、黄洁莹（八打灵公教中学）。

公开组议论文：

第一名：庄祖邦（檳城）

第二名：郑立明（沙巴）

第三名：黄圣铭（柔佛）

佳作：卢筱虹（砂拉越）、杨慧心（吉打）、陈良钟（雪兰莪）、刘永和（吉打）、彭瑞芳（雪兰莪）。

2011年全国教师散文奖 成绩揭晓

由马来西亚教育部主催，吉隆坡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联办的比赛，获得教育工作者的踊跃参与，共收到151篇的参赛作品。

首奖：苏燕婷 城市里的牡丹 新纪元学院

次奖：刘国寄 烟的姿势 巴生滨华中学

三奖：冯绥莹 画纸上涂一株树 吉隆坡增江北区华小

佳作奖：赵少杰 铅笔和炭笔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郑每俐 红蜻蜓的天空	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温财达 种菜的女王	柔佛猛德里国中
张振和 一辈子的承诺	诗巫圣心中学
王建禄 茶香幽幽	蒲种哈古乐华小
罗志强 螫	新纪元学院
刘雅琳 长屋里的母亲与我	新山宽柔二校
洪伟健 那一首老曲调	玻璃市亚娄中学
丘国志 逝去的爱	吉隆坡循人中学
柯珍珠 没有钟声的日子	退休老师（柔佛）
萧开薇 茶里话	吉隆坡循人中学
林艾妮 绿语	马六甲培风中学
郭莲花 归琴	博特拉大学
陈承林 夜回忆	霹雳安顺三民独中
刘庆鸿 口袋里的城市	居銮中华中学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乡土历史征文赛 成绩揭晓

由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所主办的“中学生乡土历史征文比赛”，成绩已正式揭晓。有关征文比赛的获奖作品及名次，公布如下：

优胜作品：

第一名：慈云阁与成邦江人（作者：郑楚胜、郑楚梅—成邦江圣禄中学）

第二名：我来自新村（作者：黄景耀、黄信贤、曾丽圆—西连民众中学）

第三名：被淡忘的马兰诺老屋（作者：陈俊益、许醴文、黄思铭—诗巫公教中学）

入选作品：

华工首领刘善邦（作者：蔡明辉、吴芷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砂拉越历史人物华族先贤丹斯里陈何遵（作者：詹惟婷、黄涑顺—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之堡（作者：王理威、叶瀚聪—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仁答与仁答的历史定位（作者：傅初蕾、林诗琴—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纪念陈嘉庚冥诞137周年征文比赛开跑

“陈嘉庚冥诞137周年征文比赛”不分组别、年龄，主题围绕陈嘉庚对南洋的贡献或陈嘉庚精神的现实意义。文章须以中文书写，文体可为议论文或散文，字数不超过1万字，最好能有对新领域及成果的发现，探讨对21世纪的启发意义。征文比赛从即日起征稿，于2012年2月15日截稿，成绩将于3月15日公布。欢迎马来西亚各界人士、全国独中、国中生踊跃参与，不接受外国人的稿件。作品必须附上中英文真实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分证号码、在职单位、电邮、通讯地址、联络电话等数据。欲知详情可联络朱君明，电话号码是03-21451550，电邮：mytkkfoundation@gmail.com。

2011新纪元文艺营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为鼓励文学创作、培育写作人才，并以推广马华文学为最终目标，主办了2011新纪元文艺营，时间是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至18日（星期日），该项文艺营也设有2011新纪元文艺营创作奖，供营员参加。

国外艺文佳音

台湾第34届时报文学奖成绩揭晓

马华青年作家方肯以〈修书记〉赢得散文评审奖，获新台币5万元（约5千令吉）。

台湾第10届儿童文学牧笛奖揭晓

刘玉玲以〈见习小太阳〉获得佳作奖，获新台币三万元。

台湾第2届桐花文学奖揭晓

李天葆以〈灯月团圆〉赢得短篇小说首奖，获奖金十五万新台币

梁金群以〈怕黑〉获短篇小说佳作奖，获奖金两万新台币

台湾第4届舞剑坛文学奖揭晓

新纪元师生昆罗尔以〈橡树〉获新诗组佳作

周嘉莉以〈渔歌子〉获古诗词组佳作

何征仓以〈三恋〉获小说组第二名

台湾“公共运输环岛情”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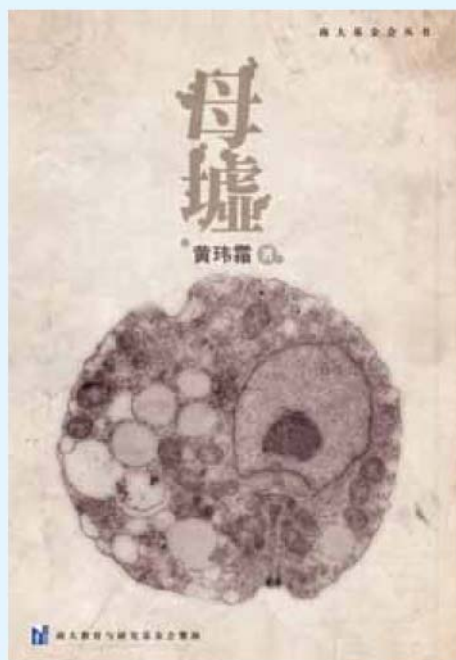
外国组马来西亚研究生林洁珊以”小镇之歌—台湾民谣地景之旅”企划，获得两万元旅游实践金。

香港第38届青年文学奖揭晓

廖冰凌以〈咖喱面与碎花裙〉获得儿童文学公开组季军

王嘉涵以〈归宿〉获得散文初级组首奖

马华文坛出版消息



《母墟》

作者：黄玮霜

文类：马华文学 / 长篇小说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售价：RM22

内容简介

《母墟》属童年忆往，以妊娠原型为架构，游移于虚实之间，孕育出婆罗洲书写的新座标，是黄玮霜的头胎作品。十岁女童失足坠湖，被湖中巨蜥吓走魂魄，为寻找失踪的影子，于北婆罗洲边荒小镇漫游，于热带蛮荒雨林闯荡，逐步深入幽黯骚乱的乡野人心，展开无止息的追寻与跋涉，竟似回归母体子宫……

曾珍珍（台湾东华大学英文系教授）：

《母墟》和杨牧的《奇莱前书》和李永平的《雨雪霏霏》同属童年忆往，游移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细腻、绵密的物色与场景描写，是它系归散文精品的基因标记，生动的叙事、比附于妊娠原型的结构设计，赋予它童女成长小说的精髓与形骸。

黄玮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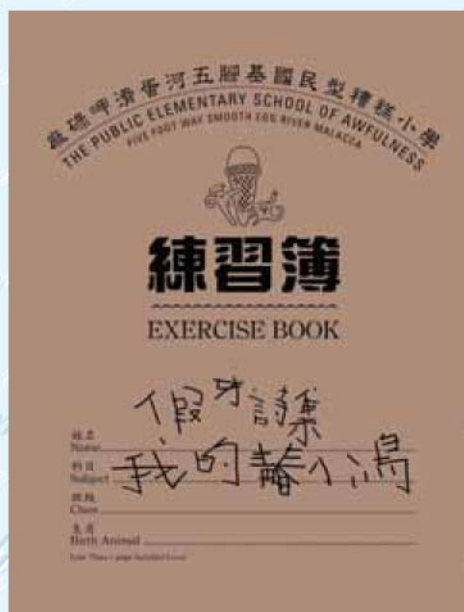
我长途跋涉，穿过时间的大雾，终于再次返回童年的母地。它是一趟诞生的时间之旅，亦是一段缅怀往昔的漫游。

作者简介

黄玮霜，出生于柔佛州永平。小时候曾迁居婆罗洲沙巴，现定居马来半岛。曾学琴、念理、读商，最后修习文学，目前流连在写作的世界。长大后曾在台北、花莲生活，喜爱山风海雨，也眷念城市的繁华。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金融学系兼中文辅系毕业；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弹奏和乐理文凭。作品曾获国立政治大学道南文学奖散文首奖和小说佳作、新加坡国际华文散文优胜奖、马来西亚星云文学奖散文优秀奖、马来西亚南大小说出版基金。著有合辑《偷窥》（东华创作所文集I）。

目前从事文字编辑工作。



《我的青春小鸟》

作者：假牙

文类：马华新诗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售价：RM28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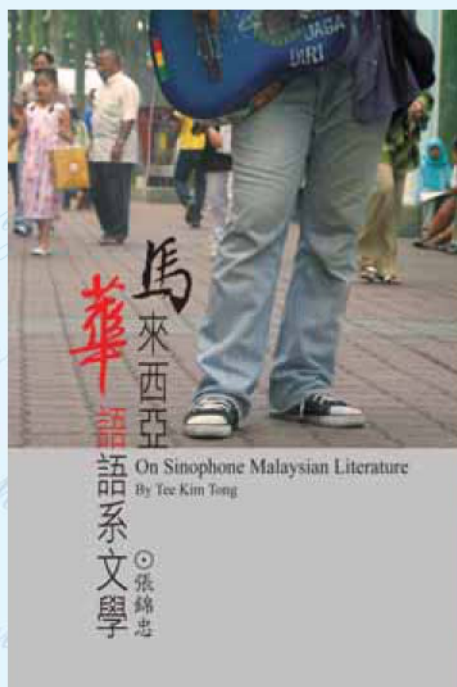
《我的青春小鸟》收录了大马作者假牙（1962-2063）诗作一百零五首，全是他不时文艺病发时的副产品。读者该额手称庆的是他没有把小学作品也包括在内。更可喜可贺的是，这将是假牙唯一的一本诗集，在写了一首关于口臭的诗以后，他已江郎柴尽。甚至无法完成成为鸡屁股作诗的宏愿。

国内外畅销记录

2005年《假牙诗集：我的青春小鸟》初版，一时洛阳纸贵，可能（应该）是全马最畅销的诗集。假牙说若有人找到初版诗集，可以一千大元卖回给他。不过假牙说的可能（应该）是假话。因奇货可居，诗集被偷渡到中港台，引起两岸三地诗人读者惊惶，看得假牙差点掉出来。听说不少诗人因此不再写诗。（被假牙打败了）

作者简介

假牙。马来西亚人，文坛奇葩（这个不是假牙说的）。曾获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首奖，除此无他。以假牙写诗，以“寄自伦敦”写影评。喜欢印度。但是现在在伦敦敦伦，偶尔在电影院睡觉。



《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

作者：张锦忠

文类：马华文学史 / 散文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售价：RM25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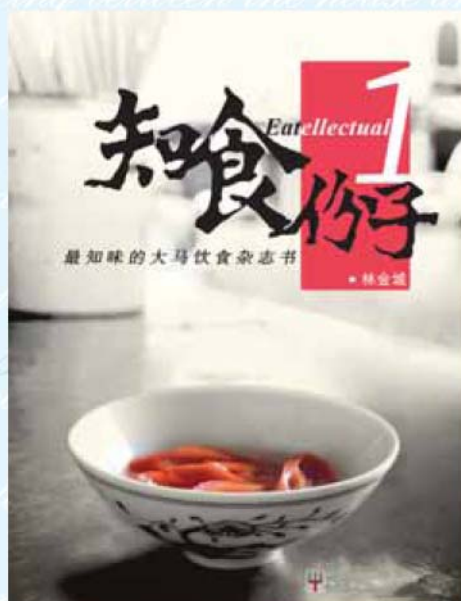
这本小书以离散论述、华语语系文学、小文学等概念为思考脉络，重新探讨马华文学的定义与属性、马华文学的历史发展、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文学复系统里的位置与境况、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马华文学的对峙、在台马华文学的过去与现况等议题，希冀以最小的篇幅呈现马华文学复杂的多重面貌。

书末附录的〈马华文学研读基本书目〉与〈马华文学系年简表〉，更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研究马华文学及了解其发展背景。

全书配有逾100幅珍贵作者影像及书影，图文并茂，增添此书收藏价值及阅读趣味。

作者简介

张锦忠，一九五六年生于彭亨关丹，一九八一年赴台。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著有短篇集《白鸟之幻》、诗抄《眼前的诗》及论文集《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编有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研究论文集多种。



《知食份子1》

作者：林金城

文类：飲食文學 / 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售价：RM25

内容简介

大马最知味的饮食杂志书。

林金城多年研究饮食文化、品尝美食的心得经验。《知食份子》一年出版两期，由林金城负责全书的撰文和摄影，涉足全马城乡，为读者寻味，为食物寻根。内容多元，每期设有一主打专题，全面介绍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附推荐餐馆或食摊，以及林金城精心制作的逛食地图。林金城也将针对某种食物，及其演变的各种类型，作深入的介绍和推荐。他在介绍美食时，常嵌入文化及历史，以感性优美、精准独到的文字，让读者了解食物的流传价值和味觉历程。

作者简介

品牌创意顾问，“知食份子·人文空间”召集人。2000年起致力于饮食文化研究，至今已为超过200种食物溯源，包括肉骨茶、福建面、海南鸡饭等，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食物的“知食份子”。

林金城享名文坛，早年曾出版摄影/散文集（1998，十方）、诗集《假寐持续着》（1999，大将出版）；近年更出版了饮食散文集《知食份子》（2006，大将出版）及古迹／文化散文《十口足责》（2007，大将出版）。出色的文字描述能力和摄影技巧，配以严谨的实地走访探询，让他在书写饮食文章时知性与感性兼具，引领读者穿梭食物与生活的历史长廊，发掘出一个又一个食物背后的故事。

从2005年开始，林金城在《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开辟饮食专栏，深获读者及各界人士欢迎与认同。今日，只要谈及马来西亚美食，林金城的名字必定会被提起。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1. 本刊对来稿没有字数上的约束，只要是好，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在稿酬能力的范围内的来稿，都乐意刊登发表。
2. 欢迎所有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配合作品的意境。
3.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传寄，并请提供纯文字档（.txt）或word档（.doc）。
4.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来稿会在三个月内被通知是否录用。三个月后作者自行处理。编者尽可能在决定用稿后就即时电邮通知作者。接受繁简文体投稿，但在发表时是简体档本。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身份证号码。请提供银行户口号码，以便将稿费直接汇入。
6. 本刊有权对来稿删改，修正错别字，不愿意者请在来稿上注明。
7.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8.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以及其他的出版形式。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1年12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